拾餘四種

拾餘四種

庚午冬十月
致福樓重刊

拾餘四種自序

先儒有云大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力行之道四子五經言之已詳故愚作恆解第就白文紬繹誠得其要則聖人之事皆人人可能之事矣孔子云述而不作誠有無待於作者方今

聖聖相承百度維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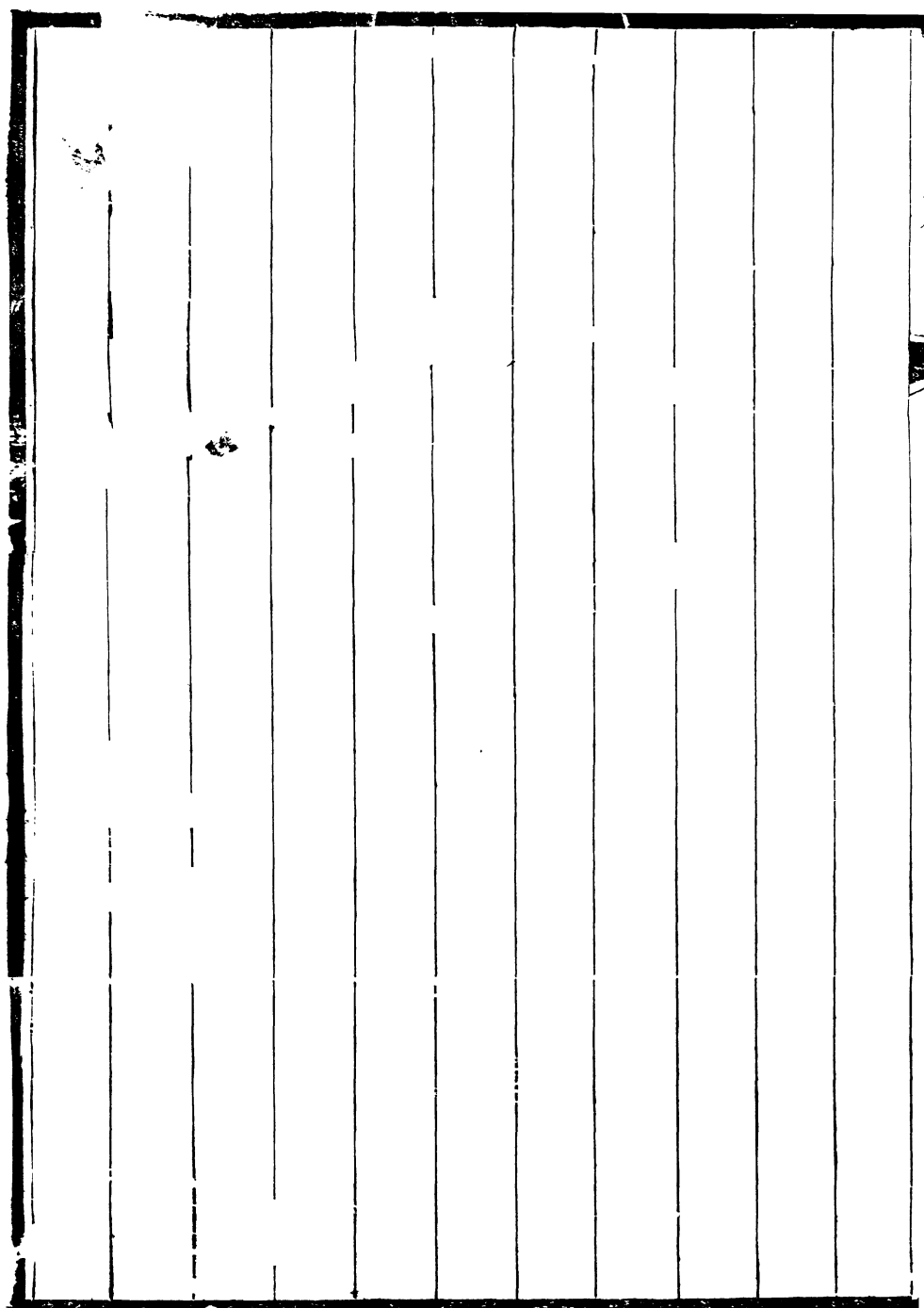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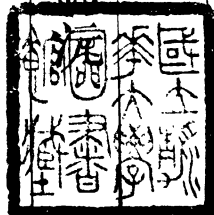
頒示諸書咸臻美備士子敬謹遵行更無遺義然則聖籍之外均爲鱗爪況復妄爲著作愚本鮮躬行又多鄙闇因兒輩幼沖門人或相問難隨意應之積久不覺成帙渠等慮其煨燼私付開雕適足以重愚罪耳然而家塾私言便於覽記亦尙可以姑存顏曰拾餘蓋拾前人之唾餘且明其爲聖賢之餘義想亦大雅君子所不禁也時

道光乙巳春正月止唐書時年七十有八

恆言

聖人之言非得已也天理全在於人而人弗體備遂賊性而遠於天聖人亦人耳而獨能全天理故爲人倫之極其德旣配乎天其心卽如乎天惟恐人之陷溺其性而卽其所得以示人在上則爲訓誥典謨在下則爲六經四子君相師儒無二道故無二說也愚於四子五經詳晰註之名曰恆解以其理爲人人所有之理其事爲人人所能之事則言亦人人所知之言耳而門人猶或苦其文繁時相質問積爲是編愚何能外聖言而別有發明哉亦名之曰恆言而已然家庭授受一家之私言非敢問世也識者諒之

道光八年長至雙江劉沅自序

恆言

人道類

人爲三才之主聖人祇是全人道卽可配天故特以人道

弁首

雙流劉

人者天地之心也非心何以爲人非人何以爲天地故曰人爲

貴

人爲萬物之靈靈於其心實靈於其性性卽天理無不善也有

不善者心之爲情之雜也

先天之心卽性後天之心雜情嗜好生而性梏非心之元也未

生曰先天既生曰後天

萬理函於性萬事根於心情者心之用得其正則性否則賊故
君子正心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而已明故物來畢照虛故舍己從人而其
原則由於存養之熟
乾爲天性也坤爲地命也先天兼性命之正泰易爲否而性命
分七情擾故復禮者先克己私欲自陰質而含故曰己養先天
之性至於欲淨理純而後己可化也
程子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善夫理純而從心
不踰矩有爲皆無爲也
人有恆言曰天理良心善夫天之理卽心之良心之良始爲天
之理也

縱心而求合於理不亦難乎故敬愼爲聖學之本敬兼動靜而
靜尤動之本也靜以淸其源動以察其幾斯爲敬愼中庸言愼
獨而曰指視屋漏非畏天命乎天人同此理故卽同此氣不畏
天命而能敬者無之
不覩不聞之地天命存焉君子之敬天謹於其微而已非媚禱
之說也
一理也而天地人莫不由之故曰道道不遠人愼獨而致中和
人一天也
道莫大於五倫持五倫者三綱也正其綱者修其身身修而天
下可化其原則歸於明師
師不列於三綱三綱非師不正道之不明無聖師也聖必有師

君親而兼師道者聖人也三綱墜而孔孟興所以補君親之缺責臣子以忠孝而君父不正其綱可乎唐虞三代之隆三綱正而已

三綱不容有二故臣無二君子無二父妻無二夫違之者悖

弟兄宗族之子出繼者其父母降爲伯叔承祖之重子無二父也

夫婦人倫之本父子君臣長幼所由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知天地之所以定而夫婦可弗重乎

未有無賢妻而能正其家未有無賢母而能生賢子者也閨門衽席之地而天命行焉動靜語默一息不違乎正而後身修修身而後夫綱立

生而貞淑者僅矣無父母賢夫以導之家道所以睽而紀綱所以紊關雎作自宮人而後世以爲化始自太王至文王其涵濡豈朝夕乎

地道無成而有終人知其無成也不知其有終也所以正其家者何惑乎無本焉

夫道若大路然而不能踐者弗知自責焉耳孔子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位三綱者盍思焉

天生物以養人而不能使之自養予人以善性而不能使之自善故立之君長君亦不能一人理也則必任賢臣君臣有聖德而禮樂制度精焉人倫明焉賢父師衆焉天下之不由乎道者

鮮矣

君父一也愛敬深焉能無諭於道乎禹之告舜也丹朱舜之事瞍也怨慕惟恐君父之不配天而已惡臣子之違己者惑焉聖人之仁民也切矣而不遇則惟獨善然其忠君愛國未嘗一日忘也人君其可不知乎

爲臣而致天下咸戴君之仁爲子而致天下皆知父之德至矣哉容悅者罪人也

法久而必敝隨時補救非聖人而能之乎培育賢才所以儲長治久安之器也

不知變通變通弗善謂爲不可變不知其無聖賢也哀哉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損益豈能外禮乎時中

而已矣

叔孫通固非制禮之才而兩生亦迂儒耳禮樂不可斯須去而待百年乎漢初先王猶有遺法脩明而善導之何至遂湮也

天愛民而立之君輔世長民莫如德聖學廢而功烈卑天亦無如何矣侈受命之祥陋也哉

唐虞以前邈矣三代之興皆由聖德誤解湯武征誅而使後世藉口儒者不得不任其咎

禮樂者人心之良也致中和則循之而安且樂焉其次亦可以寡過

人心有自然之愛而聖人導以禮樂心失其正則奢淫生焉非禮樂之難所以正其心而脩其身者難也

道在倫常倫常本於心性心性之功不純倫常之理不精故明德爲脩齊治平之本

一理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如木果生意曰仁全備曰德人所共由曰道純一曰誠

道始於君師正其身以正天下而仁義洽教化行故窮達同功唐虞三代皆聖人也而隨時立法各協乎中後世之變多矣然人性同則所以盡性而適於中正者無弗同泥古而不達於道以致禮樂不興民風不淳責豈在於常流哉

道非師不傳五倫非道不立漢祖唐宗生質美矣而無聖師輔之是以倫紀乖而治術卑人主可不急於求賢歟

五臣十亂皆聖賢而後成其至治君豈必皆聖任賢不惑亦可

也矣
良平智士魏褚直者皆非有孔孟之學也故其輔治亦僅
大賢不枉道三代下惟孔明而已孔孟悲天憫人終身不遇豈
嗚高哉
孔子表逸民而自處於無可無不可用舍行藏以道爲歸而已
無聖人之學而不苟祿亦豈可少哉
淵明子陵後世賢者也然靖節以節子陵以清與孔孟之卷懷
有別聖人曷嘗須臾忘天下哉道屈則身不得不晦焉耳
後世六德六行之法不脩所以育才者無其本而選舉非濫卽
苛豈知聖賢無心於爵祿而有志於君民忠主庇民非道不可
此孔子所以歎吾衰孟子所以何不豫也

聖人納天下於中和而天理良心人人皆有則賢才衆閭門里
巷之道通於宮廷外正心脩身而言賢能咼以臻於蕩平哉
明明德致中和而已明與致奚事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
心不踰孟子言有諸己至於聖神功豈朝夕哉非師儒其孰從
而啟之
周制比閭族黨皆有師由庠序以漸登於學咸以三物賓興之
後世難其法不知其特師道不立耳
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豈故屈己歟天理人情之則萬事
萬理之微惟聖者備之尊賢則不惑未嘗以身脩而廢斯義也
人性無不善君親師咸盡其道而惑於習者寡矣
古大學之敎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適國之俊選皆同其學所以

人情物理無貴賤咸知而不能從政者鮮矣

君父天也人無或非天者而天實無可非也且匪直無可非也其生成養育至仁至多術君父能不反身脩德以爲倡歟

率土皆臣則忠君愛國之忱不必在朝而始然孔孟不枉道者何哉愛君者必以正己不正而何以事君膰肉不至不脫冕而遂行非恝然於君也

今人亦知君恩至重而不以仁義事君孟子曰不敬莫大乎是者也

孔孟於今豈不由科舉乎不遇則亦已耳必多方以求售者奚爲

伊尹孔明其初皆無心祿仕及感三聘之勤則以死繼之是故

不枉道者非徒愛其身實欲與君成其治也苟於進者難於退
甘於祿者私其身朝廷曷貴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其天良不昧而已不忍爲不仁不敢
爲不義而忠孝有不至者乎後世忠義之士多矣而其進身之
始不無可議君子節取之而已
漢唐宋明之黨禍君子傷之然苟知明哲保身之義亦何以至
此
事君則致其身雖父母不遑顧矣況其他乎安得不難進而易退
爵賞勵世之大權也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貴貴小人富
貴君子貧賤則其世可知矣
明季六君子其亦賢乎惜其未愼之於始矣死而無益於君非

志而過者歟

聖人之潛見上也其次遠勢利其次盡職守又其次則肉食而已

人主知道德之不可以强致而忠賢必不私其身家則任官位事非賢奚屬君求治民望治而官吏梗之上下不交否之所以成也

聖人雖往而其言行俱存學之不已德奚弗純以聖人爲不可及而日趨下流治術所以日敝脩之於身而措諸天下無不宜仁義而已矣

一念勿欺毫末必愼馴至於理純天定則獨善兼善一以貫之家之難齊甚於國而脩身者猶必愼其好惡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至明也而後施諸斯世無不宜
好惡起於一念而推諸刑賞至明至公非仁者能之乎未有仁
熟而義不精亦未有義精而仁不熟者也
道豈遠乎事豈多乎靜全其天理動協乎天則而已愼動所以
謹幾也而非有以養其源則不能靜者亦不能動也安得人人
而正其心乎嗜欲誘之習俗惑之非志士奚能自立
誠者豈自成己而已乎所以成物也物不必皆成而成之之念
無稍息聖人之心所以如覆載也
人倫日用道之所以行而其事不一神而明之變而通之不違
乎中無時之今古地之夷夏也知之者誰哉
君親天也以事天者事之孝親者必篤於兄弟愛君者不私其

妻子夫婦以德爲諧朋友以義爲交其要則一誠而已五倫固無難正而不然者弗誠弗正耳故學始於誠意正心人同此性性同此善而有惡者習俗誘之嗜欲惑之也以情爲性以聖爲天授自君師誤之亂是以生而道是以裂五倫之遇多不齊以誠以敬以讓而變可弭非純乎天理奚由久而弗渝哉

心性類

道該萬事事悉由心而發心性之理不明倫理無由而正故次人道

萬事萬理具於心而心有人心道心道心天理人心私欲自天而之人七情賊性自人而之天節情復性以心爲性者惑焉

性本無爲以心爲用非心亦何以見性然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始爲心之正而性之著一心也人心道心何以分陰陽之氣先天後天之理不同也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中和皆性也致中和者心微矣哉

靜而一念不起中也動而萬理咸宜和也和本於中養浩然之氣漸臻於天理渾然則不動心而性定性定而施之萬事無不宜故曰一以貫之明心見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修身養性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也僧羽譌傳誣其本始儒者鶩事爲而昧心性亦烏乎可

一念而人禽判焉愼獨者必稟帝天十目十手相在屋漏所由

云也近人諱言神天而求克己是以私妄日紛無由自戢豈知君子必畏天命乎

得天地之正氣而後爲人未生以前渾然粹然性皆善也既生以後嗜欲生而七情擾心不盡善也故曰性相近

原心與性之分其必知天乎天以陽施而地應之天理無不善氣質有濁清生而心含陰滓故孔子名之曰己譬諸連抱之木中有蝤蠐欲去其蠹必盡戕其材所以養浩然之氣而後不動心也孔子言克己即斯意焉孟子始明示之耳

乾爲性坤爲命得天地之正氣者惟人先天性命合一孟子曰性善者也後天性轉爲情命失其正必復性而後全仁孔子曰性相近者也以有覺之心爲性後世禪學則然而儒者襲之以

爲道盡於是舛矣哉

有覺者心無爲者性也性即天而後天之心陰邪汨之故存其心養其性功至密而效至神

存有覺之心養虛明之性孔子曰求仁孟子曰養氣皆是道也第非明師不傳非恆久不得

天地渾然萬變生焉成形成象之昭然者非其本也人性渾然而萬化出焉有能有爲之紛然者亦非其原

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人之性命各正者在生初開竅於質生境於心人之性情不齊者在後起佛曰見性道曰還丹吾儒復性之義而已

萬事莫不由心而心至難馴强制者克伐怨欲不行守空者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皆非也

萬物咸有以治之而心不能自治非養氣何以不動心靜則渾然動皆天則斯爲不動心矣其理爲致中和其功則由養氣

氣非後天之氣也精神亦然元精元氣元神天之所以爲天函於太極者也凡精凡氣凡神物之所以爲物成於氣質者也以養凡心爲了性以養凡氣爲了命道所以裂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然正其心者性也致其中和者心也性非心不靈心非性不誠一之者聖二之者凡

虛無者性之本體所謂上天之載也養性以靜靜極而中致焉其象虛無其理則至誠也清淨者純一之意以爲蔑棄倫常豈

知其爲靜存之要乎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精氣神所會止其所而不遷非虛無不能存心非清淨則心不歸性

孟子曰有諸己性來復也動靜交養馴至於美大聖神非入道何以知之

人知心之靈可以應事而不知性乃心之宰也不復性而能正其心者無之

閑有覺之心至於虛靜亦可以應事矣然而天命之性未復則所謂反身而誠者無之非聖功之全也

人得天之理以爲性得地之氣以成質質重氣濁性之存者幾希養浩然之氣克己復禮乃還先天之體僅以治心爲學豈知

原憲之非仁哉

心可制而不可治治之者如遏橫波制之者如金在範成湯以禮制心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非治之也

聖人之心無爲而無不能爲性定故也然亦由學而至以聖爲天授不由師友學術所以卑而人心所以失其正

孔子之時禮樂猶存故先示及門以禮而後及於性與天道孟子之時禮崩樂壞故惟教人以仁義而特明養氣之功易地則皆然也

孔子曰求仁孟子曰養氣無二理也有毫髮戾於中和仁奚葆焉故孔子愼許之

顏子其幾於美者乎三月不違蓋未能光輝也天假之年化神

奚弗企焉

氣有精粗無非理之所含而其精者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理之粹而性之體也文王之純合乎維天之穆豈以跡象哉故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太虛無物而理氣充焉萬物由斯出焉聖人之心亦然

儒者諱言虛無慮人廢人倫也然至理實無聲臭而萬有含焉

人性亦無名象而萬理統焉

聖人之血氣心知猶夫人也惟全天之理故能立人之極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如斯聖人亦如斯也

理至虛無也宰乎氣而人身有物則麗於事而倫常有範圍著於萬物而形色皆天性以虛無養其本以禮樂善其施中而後

能和位育之功由此其選也而豈外日用以求虛哉
惟理至虛故其用至神忠臣孝子一念之肫誠而天地應焉當
其未著孰由窺其心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實也一元之理氣充周於六合者莫能載莫能破所謂誠
也而實聲臭全無故曰夫微之顯
誠實也凡言實則滯於物言虛則入於幻誠卽道也道不滯於
物而亦不離乎物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
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其以此夫
闔闢者天地之機也機固不測而其所由生則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者渾然一太極也以爲虛則虛之至以爲實亦實之至也
人心之變化其亦神乎性定而有神化不測之名性失而爲鬼

蜮譸張之事不盡其性心曷由正哉

聖人正其心以正人之心而有禮樂法度束之於規矩變化其氣質而更授以致中和之功世所以安而俗是以淳後世禮樂微矣幸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泯賢君父師正其身以善化之猶懼其不終矧縱任之乎

人不知所謂聖賢矣猶知有神天入廟而生敬盟詛而知懼此天良也畏天命禮神明非入德之徑乎大學中庸所以言慎獨而云指視屋漏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鬼神陰陽之靈而人則秉陰陽理氣以生故秉彝之良敢欺大廷而不敢以問幽獨

惟心含陰陽之氣而因有理欲之途克己復禮返乎先天理純

乎陽氣之效靈者皆得其正則心也而性人也而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矣

漢儒多篤行雖未盡符聖人而去古未遠實修猶有存焉魏晉以降浮靡甚而聖學亡宋人振之惜濂溪之學由僧海崖以空空之心爲性而不知盡性立命之實故治心而不能復性學者騖於外無以養其中孔子志學而至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而至神化其功夫次第知之者罕矣

元亨利貞文王示人以占而孔子譯之以四德其旨不同以爲仁義禮智已違孔子而又以爲誠之通復夫通復者闔闢消長之義也於元亨利貞何與哉

元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所以亨也利貞則人之所以體乾元故

曰性情

乾元一氣統天而行氣在卽理在天之所以爲天氣雜而理雜人之所以遠於天聖人理極其純氣極其粹故曰純亦不已

天地類

人爲三才之貴天地者道之原也不知天地安知心性故次天地

天地未分太極在天地之始天地既分太極在天地之中天地一也其氣浮沈於上下而名曰天地陰陽之成象者也

天地無一息不交太極之闔闢然也分者其象合者其氣氣在而鬼神行乎其間

陰之靈陽之靈氣也而理寓焉外理而言鬼神俗之惑也

天地一神氣而已惟人亦然日月星辰天之神光風雲雷雨天之散氣也而其神氣之不可見聞者則無聲無臭人之百爲皆有跡而理則宰於虛神氣之元性之實而天之命也

天人一氣人神一理其原同其事安有不同而每歧視之者未反身而誠也

老子曰人身百節有神靈萬物皆備於我之義也非大而化化而神者不知

人知心卽神明矣而莫知其原是以自戕其性自遠於天天道神而莫測理可以決之人心靈而難制性可以定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心之動而無本者也可謂性乎

咸感也無心而感乃爲眞感天地仁於物聖人仁於民一也九

四一爻以有心而感所以失之而繫辭更申言其義

日月其天地之神乎陰陽互爲其根而生化不窮神之靈氣之著也陰陽之著爲象者日月固分陰陽之合於虛者日月自合非至德其疇知之

至清者天也而地承之地之質其形之累乎累於形而氣有清濁人之智愚所以判而天氣固未嘗無是以性善

人何以配天性之渾然粹然者全而受全而歸則形不足累而且神其功化踐形所以爲聖也

日月五行之精散爲星辰而其藏在地人者陰陽五行之秀也故動於下而應於上占步者不脩人事而候吉凶術斯以陋

五星之變化異於羣星以其爲陰陽之大用也

天之不測在於地地之大而神皆天之大而神也知之者希
聖人觀天察地以利民授民時矣而亦示人以感應之機天人
無二理神人無二情也治民者不畏天而信術數則天人合一
之道不明
天之時可測天之神不可測也聖人以誠合天以敬事天以不
測者奉天故曰知我其天
風雲雷雨皆氣也而氣在卽神在神者氣之靈可以形可以無
形先儒未知神氣之不可分也故滋惑焉
一陽始於子而老於戌至大壯而雷興至乾而雷迅天氣擠而
化功盛剝則息矣
雷固氣也而神寓焉震夷伯之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左氏固

以爲天惡隱惡也迅雷必變聖人豈僅謂爲天之氣乎何儒者之多臆說焉

人於天地間藐然耳一元之理氣備焉厮其性縱其情覆載難容則所以死之者多途其斃於雷電水火者一端而已然孰非自然之理哉

布魯特無雨以風候時生長收藏悉占風信四海之外氣候不齊執一隅以測之陋矣

天理備於人事天心視乎人心略人道而言災異漢儒之誤也休咎亦豈無由聖人以理勝之故言天者自民時而外可以略之

成天之功用者地也日月而外風雷雨露人物賦形皆地爲之

未周知六合而僅以中夏言天地則多迂滯

中夏爲禮樂之邦自羲農以來聖人之功用宏也而極地之博中夏僅其一隅執耳目以言天地先儒所以多失

人者天地之心也非人則天地之功用亦虛故聖人爲天之肖子

有人即皆有君長其必材質殊也故聖賢不擇地而生孔子曰何陋孟子曰舜文東西夷葢深知乎天心矣後儒何以昧之

春秋嚴夷夏聖人之法在諸夏也不然夏未必優於夷

理至粹而氣化不齊後天所以遠於先天也存後天之心養先天之性聖學所以配天泥氣數以言天命可乎

邵子以數測天而以易卦配古今則輔相裁成之道可以無庸

亦異乎聖人矣而又以爲天地亦有盡時悪知天地卽太極裁

周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陋然太極而陰陽五行生化不窮自無之有一本所以萬殊也由萬物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有而無萬殊所以一本也復其有之機乎剝其無之象乎周子以通復言誠而不以有無言易蓋諱其名而遂浸其實

萬物皆有形形生於氣氣載乎理天地理氣之原也以形氣測天地似是而多非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質聖人之踐形以理化質凡人之失性以質累氣質具而七情擾焉性所以牿變化氣質而後可爲達天之學

天地之功用在日月日月之靈其心性之實乎知後天而不知

先天言性者所以不合乎天授時莫精於我　朝妄言災異者斥之聖矣哉

天行健而其氣神焉日月星辰統繫人物從有象以窺無象占候非難而其神之變化則視乎人心故事天之學要也

鬼神類

鬼神一理而已理粹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非心性外事也故次天地

子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下乃以八卦言之天地固在八卦之前而云然者一陰一陽生化不測而天地之功用以宏神之靈以著

人得天地之理氣而生則陰陽之靈與性俱賦質諸鬼神而無

疑理極其精天不能外故曰知天

漠視鬼神者妄泥視鬼神者愚愚之至而邪誕出焉不誠其身與天日遠安能不入於邪僻

君子畏天命則知鬼神體物不遺而顧諟之功嚴焉不畏天命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

五倫本乎天理故忠孝節義感天地而動鬼神敬神者必由克己

由祀典則有天地神祇人鬼之名言脩身則有事天如神之學至常也而至神可弗知人神一理乎

萬物皆天地之散氣故鬼神悉在焉人靈於物必全天理而始貴故君子與鬼神合德小人爲鬼神所誅

俗悖理而傷倫傷以鬼神不如範以物則物則脩而天地位萬物育鬼神可知矣

巫祝卜史聖人以之事神不敢謂己德之脩無事於陳信者也常人則實無其德而惟事媚禱淫昏且中之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公是公非之良天不能外也若一己之私拂人情之正豈得謂然

嘯梁瞰室凡有精氣之物憑焉君子脩其德以事天而百怪弭焉故曰見怪不怪

萬物之精上爲星辰故占候易中然人心之變化一念聖狂天象可轉故君子務寡過而正身心不授權於術士

聖王代天理物其生不偶則呵護之者亦宜然事天以小心不

可恃才而肆歷代言符瑞者神其事昧其原遂爲世惑矣

天地鬼神一理而已理備於身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十干屬於天干幹也十二支屬於地支枝也作者其得天地之奧乎陰陽五行盡於是人物生化由於是俗以推測休咎於理爲爪鱗君子不謂命也

十二宮禽星有鼠猴龍虎等名非臆造也天地初分人物並產陰陽五行之精成象成形一氣昭著朱子之賢應麟之博而不知何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體之於身天人一理氣化不齊要終原始幽明之故畢貫之矣

星相醫卜一切術數均可爲人倫日用之助不求其本則惑於鬼神害於民義人心邪妄豈鬼神導之哉

治道類

心性倫常天地鬼神皆賴君上建極以宰之故次鬼神

聖人事天如事親動靜食息惟恐不得乎親則毫髮違天心而不敢也況宰萬物而代天工者乎

亶聰明作元后人以爲天賦之優而已耳順曰聰燭照曰明至聖足以有臨由斯道也漢祖唐宗豈弗英明倫紀不立治功不純有質而無學焉耳

學豈不由師乎文王師鬻熊武王師尙父至德猶然何況中下

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豈自屈辱歟

世不皆聖君而必不可無聖臣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九經所以貴之也

禮樂者治世之具而不必定襲前人也因時制宜本之君德宜乎風俗人情可大而可久斯善

叔孫通制禮而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孔子欲往公山曰吾其爲東周漢高豈不優於弗狃乎

孔子生乎今豈尚泥乎周制正其倫紀善其教化選舉合乎人心風俗之宜而已儒者談理而難以施行葢未聞時中之道乎

治道盡於富敎而不富何以敎井田不可行均田之法豈可不知彷六德六行以求賢而又嚴爲制度貴賤毋得侵越匪才者雖多財無所所用之則遷善者衆矣

洪範五福不言貴古無貴而不富之人也大才受大祿小才受
小祿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三代盛時所以朝無濫爵而野無遺
賢
王莽限民田而天下大亂蘇威誦五教而民不信從莽亂賊而
威曲士也無誠正脩齊之本徒髣古道可乎懲之而以爲不必
如斯其惑彌甚
王安石宇文氏曾彷周官矣未嘗聞聖人之道而以私智變法
安能協中君子本身建極酌人心風俗之宜而準以天理大賢
以下其可幾乎
後世法制之善優於古者至多惟酌其宜而協乎中正不必徒
襲五帝三王也

脩身則道立而身何以脩非明師不可也三代下之治道不立豈非聖學無人乎

聖人非甚難爲誠得其傳則脩己治人自衾影而推諸於天下無不宜一以貫之豈在遠求乎

聖學無傳卽天地亦窮於功化凡首出者其材質非不過人也而脩身之道弗講則所以承天心而奠民生者皆非六合豈無聖賢不遇於時則抱璞終焉非破格以求虛己而聽安得其成至治

培養深而崧嶽應至仁足以享天心也周自太王至於文王干城腹心寓於野士武王周公封建所以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不然安得多才而用之

漢時近古聖賢之遺意猶有存焉賈生未爲純脩而言論敎之法協於前人惜其亦不見用也

崛起之君半多天授而無學以陶成之必不能如舜禹繼世之君卽選賢師而非聖人之流亞亦不能如成康然則師道之立其所繫豈細故歟

後世貴貴而罕尊賢名世遠引史不及載者多矣豈得謂運會使然歟

賢士之憂國憂民甚於有位孔孟然也其得天之道卽心天之心非有所勉而然上不及知皆竊位之臣階之爲厲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拔茅連茹非恃一人之耳目也

神宗之任安石世宗之任嚴嵩不亦專乎以不賢爲賢無脩身之道也

君德莫大於知人非正心脩身賢否灼然何以克知三代下之昭烈高宗不能過也非生長微賤與賢士交遊者久乎其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所由來可知矣

後世惟光武昭烈有學養之意光武與子陵同學昭烈與康成元方等周旋數人非上智也而所得於居遊者已然況得名世之師友乎

天下無生而聖人者也必得明師友以陶成之而後才美可全三代上之賢君皆然後世易之故治功不立

法積久而必敝聖人因時勢而變通之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

禮樂明備矣又使杞宋守夏殷魯國存周制葢以爲後賢損益之資自王安石妄爲而後世以變法爲諱其誤亦復不少可慨哉

祖宗之法不可易者多而日久宜變通者亦多第非賢君相不可拘泥與妄作同咎

前人十得而有一失子孫往往師其失而不師其得是故貽謀不可不愼

周以忠厚開基忠厚者仁也仁由脩齊而推漢唐代秦隋其得國近正而家庭之咎及於子孫失仁之本也

天子與庶人無異學造士與選士無二途道德爲本才藝爲輔治己治人一以貫之矣

不凡之才其先世必有隱德而後鍾是人焉惜其得志驕橫不由禮法旣負天心亦隳祖德卒亦不免於死亡也曹操司馬懿之流然

聖人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唐虞三代其道同後世力爭乎天下而天下屈之秦漢以下所以陋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自世誤解征誅而亂臣賊子皆藉口於湯武孟子不言之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夷惠不爲況湯武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言之世猶不知其實故聖人之心知之者鮮矣

孔子欲爲東周謂脩明周公之法比美於西周也而豈更姓改

物乎輔魯以藩周歸老於洙泗孔子之志也是義弗明後世以聖人爲必受命其誣不亦甚歟

受命者受天眷顧在下如孔孟豈獨君相哉誤解而謂文王受命聚訟夥如可太息也

非其君而天下歸仁不得已應之則得國正矣後世其誰秦隋無道天下畔之有誠欲安民者布德行仁天下應焉可也漢祖唐宗惜其未聞斯義

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之之道豈外於仁義哉仁至義精而禮樂不興者未之有也

兵制不可以泥古而以仁義結民心則同文德脩而四裔皆悅况宇下乎

文與武殊途民與兵異用而治道裂防維疏矣

學術類

學術正而後治術隆天人性命由此而貫故次治道

傳說始言學學者學聖人而已聖人何異於人能盡人道而已

文王止仁止敬五者可類推焉

道不外於五倫而其難易常變百出其途惟聖人各盡其道悉

協乎中學者學此而已

道著於人倫而其原在心心弗正身弗脩倫何以盡學問思辨

篤行務此而已

靜而養其未發之中動而協於天理之和動靜交脩其要在於

誠敬而其始終本末之功則必由師授也

上古開天明道之聖半出生安中古治功備而嗜味日繁天亶神靈造物亦靳之刪書所以斷自唐虞祖述所以止於堯舜也聖道必有聖師孔孟所以重傳人而鄒魯之賢緜延數百年卒使六經大明於世

漢興孔孟已遙經秦楚之兵火深造者無人傳經而少傳道脩己治人本末始終之學弗全治功所以遂卑歟

漢儒篤行葢猶沿規矩之遺而誠正脩齊基於宥密曁於天下者鮮能則師傳之失也

詞章之士質多不凡以爲聖學則精微可企而靡有師傳故拔止於此甚且有文無行爲世害矣

文武周公之遺至五代而始盡聖人之流風遠矣

文中子其亦賢乎生聖學凋敝之日而能志道惜其不遇聖人
又年少而早世也
韓昌黎之方正而未聞道其闢佛則有功於當時葢唐之佞佛
實非佛之知己士大夫卑陋不容不懲也
或稱曰顏子或稱曰聖童天質之美世豈無人而無聖師則學
弗極其至也
才德兼備無如孔明惜曹魏之勢已成絀於力而天已去漢非
學之不足也
文字之學興而士鮮實行非文之過父師脩齊弗講之過也
性外無道道外無人人各有道人各誠其身而已以道爲獨得
之奇陋哉

文以載道道不外於天理人情聖人通情達理之至者也故文而害於人心風俗其文可燬

學始於窮理理具於心而著於事物心之私欲不除則智慧不生故致知先格物物物欲也初學格物豈能淨盡禮法要焉賢父師身爲之則而又束以規矩言動合宜持以敬靜可徐化於中行矣

古人樂舞教於童蒙琴瑟習於終身所以化其亢戾者深今之初學惟恃禮法而俗誘復多則文行交脩非賢父師不可也

誦讀工書豈非閑邪之具乎非聖之言不入於耳目言動之法必準於中和亦可以養成德器而非賢父師不能

古禮古樂不合乎時宜矣遵王章循義理實踐乎仁義之事游

泳於詩書之林亦曷嘗不可以成德

今天下咸知聖經矣言之卽思行之勿爲不仁勿爲不義而更虛己下賢人才豈不古若

周制德行道藝人人習之而閭黨悉有師由鄉學升於國學以瞽宗爲之師蓋其德行已全特恐氣質之偏難化故教以神瞽所謂成於樂也樂教亡而奇衺多學者所以難醇

古禮不宜於今而六德六行六藝則敎士取士非是無由易之以行善其補救學何患不正而人才何患不興

十室有忠信而士林尚浮夸則學術不明授受無本也

科舉非不可行而有言不必有德知言尤爲不易賢者未必求榮不賢者工於藻飾則得人難矣

由邑而郡而學臣鄉舉亦古人之意也然防奸之密無以處乎
守道之儒徵辟賢良不由資格尤必變通之而始善漢武好詞
賦而天下趨之延及末流詩賦爭工流爲放浪非詩之失愚所
以正其性情者無有也
國家得百文士不如得一忠賢伊周訓誥豈不能文其襄成至
治者奚在學者可以興矣
學之爲孝子焉學之爲忠臣焉念念不欺其君親者何人則正
心誠意所以清其本原者亟矣
漢承成周之遺士猶敦品曹氏父子篡逆而工於文後代襲之
德行日薄一二潛脩之士不遇於時是以風尚衰矣
才智非難德行爲難才德兼優必由交行交飭裁成變化君親

師三人不得不任其責也

高談性命鶩於文詞而脩己治人毫無實效皆道之蠹也脩己以敬安人安百姓敬固非徒靜而已能靜而不能動禪學之非以其守心而不盡性也儒者懲其失而鶩於博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知者希矣

性者心之宰心者性之用所以盡其心始知其性存其心尤養其性自天而之人性所以汨自人而之天性所以復學者必以是爲本

古今事物之賾其可以耳目窮乎惟性無所不統性太極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天之所以爲天泛應曲當無爲而成者聖之所以配天

譚理則淪於虛應事則滯於實儒脩之所以入於禪學而功名之所以不由心性

忠孝節義多人矣其天質之優不必由學而遂以爲君子不必學則非

載籍極博以聖爲歸無聖學而徒博書亦誤人豈必他術聖人之言存卽其人存體諸身心極於神化聖亦可爲難其得師尤難其有恆耳

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聖可爲矣而其原則由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天之所以爲天其體至靜其用至神統天而無極故狀之以浩然實則無聲臭也著於事物而有象忠孝節義特其一端

學以希天爲至畏天命以收放心循天理以禁邪心重天倫以

承誠心由下學而上達不外乎是

念念勿欺曰誠事事不苟曰敬常葆虚明曰静自始至終學以

三言爲要

存誠去僞學之本也體察事理學之文也騖詞章而重名利內

無以正其心外無以善其行學術斯壞

聲名文物聖人所以經緯五倫也積久而本之則無夫子所以

思夏殷之禮

忠質文豈可偏廢春秋之文非周公當日之文也故孔子思夏

殷而美郁郁周非偏於文也今其亦郁郁乎學者以忠質爲文

奚必高談古制

四裔其猶有質之意乎因其俗而文之甚易於治中夏有喪其本原者矣雖日從事於文彌近理而大亂眞焉

四海之外不知中夏聖人者多矣而其俗厚民安者不少蓋亦有至人焉爲之經紀特弗如中夏之全學者耳目未周槪斥爲誕而堯舜文武之道習焉鮮能孔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本之存心養性當乎天理人情由脩身以暨於天下文質彬彬學術正而治化隆矣

百工技藝凡有益於民生者皆不可無得大人以裁成之齊治均平無功弗集專己自用世有遺才非學也

文學類

文以載道道非文不著故次學術

上天之載不可窺而成象成形燦著於兩間者皆文也聖人之心不可見而所言所行垂敎於古今者皆文也卽文以見道本道以爲文文其可忽乎

萬物皆備於我則萬物之文亦在於我博文而約之以禮文始得其中正騖於文疏於禮則惑矣

四子六經天地之至文也道盡於是是之不學而何以文爲

自朝廷以暨於編氓有心智卽有文章惟聖人博擇而折衷之裨於人心風俗則貴否則腐

百官各盡其職士民各脩其行詩可也書可也百工技藝無不可也文在而義理斯在是以貴焉

屈原作騷而繼風雅誠於忠也宋玉遜焉況其他乎子美作詩

而爲史聖篤於君也餘人遜焉况多妄乎

人心有自然之天籟觸物而形爲歌詠聖人節之以禮樂而勸懲寓焉詩之爲教大矣樂教衰而詩始雜欲叶中和不亦難乎

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蓋聖人正性情以正人性情不必其詞之盡美惜後世不得其傳也

詩本於思孔子以唐棣爲未思而又曰思無邪不思則不得思不正則淫所以養其原者可勿務歟

古者詩皆入樂秦後失傳漢魏別爲樂曲於義無關至唐而第存其名焉耳以三百較之而其失自見

人心風俗悉徵於詩詩亡而美惡雜陳欲人知所趨向難矣

無時不有詩興觀羣怨亦具焉必以工拙時代差別之則非採

風之意也

古詩十九首其猶有風人之意乎而得其解者希曹氏父子詩非不工然亂臣賊子春秋所不容而何取乎其才思五代文敝之時而文心雕龍優於文賦安可以時代薄之

詩之爲教最古人各有性情則各有可採必苛求焉則性情亦以時會而衰豈通論乎

惟詩爲性情之發故聖人採風第以歸之文人政教風俗何以觀焉

頌頌也於廟義主頌揚雅正也朝廷有裨正教風雜出於民間而可以風後世競新聲而雅頌之意亡工雅頌之體者亦少孔子正樂而獨曰雅頌得所豈無意歟

法令不可以箝人之口輶軒廢而謏詞多詩亡所以春秋作也
後世忌諱日多史失其實詩傷於文論古者奚由覈實
自宋以前忌諱猶少故唐人詠時事者多質言詩禁興而稗野
復不入於正史是非難據矣
唐以詩取士民間之作往往達於天子因而登進者多惜其但
取字句之工無關激揚之意也
詩降而爲詞曲卑矣至卑無逾於試律
詞曲非盡卑也俳優淫聲雜之遂爲蕩情惑志之端
言爲心聲詩文言之文者而士尤四民之秀故觀於斯而知天
下之人心風俗
漢武重詞賦而揚馬興踵事增華關於風化者少人心動而天

韻隨體物言情歸於中正者亦希

性情正而天機熟文與詩皆足以風不必病其為理障也若彷三百篇之意譜入樂章以時習之安在不有裨於教化

文章因風會為轉移惟道德之文不然孔子繫易不若羲文之奧然詞順而義精解之實不易也若雜卦傳尤其至簡者烏可以時代別之

孟子之文易曉而其義至精前人謂孔明言教瑣碎因與俗人言耳孟子其亦然歟

文宗左史詩首李杜而其得失參半非肆力於六經鮮辨瑕瑜也

秦漢去古未遠文多質厚葢聖人之遺澤猶有存焉魏氏有文

無行益以晉粱後之草竊而文敝昌黎以直質挽之遂爲文宗
衡以理言亦太爲醇也
昌黎以氣言文不刋之論然氣亦有辨天資與學力而有道之
文則尤理氣兼勝者也
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無意爲文而文自工以縱橫之習例
七篇豈知孟子者乎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而自漢以後傷
煩之文多焉如翦采矣
文與詩皆限以律則性情學養能自用其才者難棄取弗愼人
心趨向乖焉可無惕歟
不以人廢言以其可行也豈謂無實而工藻飾者歟

立德則甘讓於古人立言必求知於後世書籍所以日多而人心所以日惑

古者文與行合今者文與行分古者詢事考言言足以與非第以其工於言也

才學淹富而日用倫常弗踐其道朱子曰詞章記問之事難於大學而無用也

詩文之至者經紀人物歌泣鬼神詞章安可輕哉惟以性情天理衷之而已

人心不可以無所寄寄於詩文其趨正也毋傷理毋肆情其不可以自樂乎

所惡於文者爲其賊道也不然奚罪焉

天地萬物之情狀悉在於文故不可不正其趨而愼其用

技術類

技術亦道之餘也第是非宜辨故次詞章

百工技藝有益於民生者皆聖賢所留遺也而必戒其偏與執

古者四民合故賢聖亦出於耕釣後世四民分故藝士不達於

經綸

農圃醫卜民生攸賴專於藝則小達於理則大

智者創巧者述至今而工密無以加矣君子用其才必欲善其

道是以淫巧蕩心之術禁焉

醫卜星象及占候其途多矣道明於上而脩身立德者衆則以

理究數人心不惑於歧趨

赳赳武夫干城腹心寄焉豫於德不止優於材也後世文武分途何耶

射以觀德薫養之於禮樂者有素非取材於臨時也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聖人重焉而武備不止於斯武勇之途亦多矣預養其材以輔仁義故無譏焉文德與武功異趨而事變多兵制難其本原失也

以力相勝以術相先人心日僘風俗日頽欲正其趨豈不由於大學之道

聖人無不通術數而脩己治人必以心性倫常爲本後世奇衺多而有用之術皆爲民害源不清者流不潔也

占星望氣藏往知來皆由術數神而明之通變宜民修德事天

無非中正矣

聖人不貴前知作聖作狂枉於一念事天立命有至理焉故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

以凡事爲數定則君相師儒裁成輔相之道皆可無庸惑之甚也

稷契開養教之原其得天故異因是而言符瑞昧脩身爲世害矣

命世之才其生不偶而縱心悖理喪其所受者多史傳猶或神其事陋矣哉

四靈爲畜聖世之常聖人不以爲意也一夫不獲是予之辜而何貴鳳麟哉

民安物阜瑞之大者志淫好辟災之大者
技進乎道術極於神皆由品端而志壹也故雖父子不能以私
授
平地成天神功本於至德藝也無非道也不知聖學則反以宛
委岣嶁爲誣而愚者又入於邪誕
李氷治蜀釃渠以利民而於灌口則留深淘灘六字天彭則爲
誓水碑數言數千載而水不滅碑堤爲民之利神功豈下於禹
乎
古有道者非爲國爲民不施其術異乎後人之妄誕矣
有益於民生無害於義理君子皆節取之故世無棄材而亦未
嘗得售其欺妄也

談性命而無實用薄材技而鶩文詞其弊同歸於賊道

君子多乎哉聖人恐人務多能也而又曰執射執御惡夫無所能而徒博焉

驕人以所能限人以所不能能者棄之不能者怨之殆哉人各有能因而奬誘裁成之爲政可以不窮於用

才德不易兼全以德馭才無地不可以成治化

祭之去尸也衣之去裳也几席之弗陳於地器具之弗限以古也今之技巧雖聖人何以加焉正其本原則一切皆禮樂之具也

時宜類

理一也而天下古今事勢萬端以一理準萬事經權常變

各得其中非可言罄故次以時宜

天地初分人物雜生非有神靈首出之人不能仰觀俯察盡萬物之情後世法制備矣惟僻己以治人其道約而該惜歧說過多中庸鮮能之者

聖人遞生中土之治功醇備矣而情偽轉雜不若四裔猶多質直益嗜欲甚而天機淺也

一元之氣渾淪布濩而隨地賦形天不能不授權於地氣化之雜所由來也人物因之而殊非聖人其孰從而化裁之

地維可紀者四大州亞細亞也歐邏巴也利未亞也亞墨利加也無處無人即必有人焉以君長之第不能如中夏之備耳

中國居亞細亞之東南彈丸而已而聖人之化則非此外可幾

氣化以漸而開輿圖以漸而廣脩其身善其化非聖學不可是以難其人也

居中國學聖學而無以成己成人恥也

凡具人形皆含天理而無教化整齊之天亦無如之何是以聖人爲天肖子也

官吏分職化民至近如內屬之夷久而未知倫理非司牧者之過歟

一年成邑二年成聚三年成都如今部落酋長因其俗而化裁之民日遷善而不知也後世不幾以爲煽亂乎

既富方穀而後世遂生至難何暇言禮樂

亞墨利加其地居地維十分之七而今始通天地之大人物之

之繁可勝紀乎聖人不務廣地而惟自脩以爲仁義之化必由近以及遠侯諸後人功不必己出也

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則贊化育之功無處不可以施行

聖學罕傳人遂多淪於異族也悲夫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主之者多異材特罕從事於聖學故治功不純

天地之所不足惟聖人匡救之道是以大而聖學是以不可無傳

區區於名法治內安外詎能久乎

人情各安其生而思亂者未之有也故治天下無多術

聖人皆能儆徙天下伯夷柳下惠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弗爲也

何疑於湯武

聖人視天下至重故傳賢而不傳子亦視天下至輕故有天下而不與

天下古今耳目豈能周而聖人一以貫之者天理人情而已人情衷於天理天理定乎萬變泥古而不宜今多識而不反求理學所以滋蠹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言之孟子即以稱孔子時也而必適乎中乃協於天否則小人之中庸耳

天道大矣而七政運行不差錙黍聖人之廣大小心亦然所以與天合德也

渾然無爲粹然至善而事至物來悉察之至精施之至當非特

一人之智也凡才德皆爲我用而不以我與聖心如天故其功化亦如天

辨譌

理本人人所有行之而當亦人人所安而不然者異說亂之也故次以辨譌

人皆得天理而生則人皆可聖賢孔子曰知之一成功一孟子曰皆可爲堯舜以聖賢爲天授不知聖人特全人之道耳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始爲人去之則爲物以聖爲不可學是不欲人爲人乎

以聖爲難能拘泥古禮法之過也孔子以禮樂教人乃一王之制使生於今必由王章麻冕可從拜上不可從而已力行仁義

何必談古衣冠哉

所以爲聖人者隨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位而皆盡其道可以爲法當時傳於後世自堯舜至於孔孟事不同而心理則一如世儒之論則聖人高渺而難幾

忠孝至聖人而極伊周之權專矣委曲成就君德太甲成王克配湯武曷嘗有毫髮寵利之嫌哉誤解大德受命似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者不亦傎歟

才多而德少才易而德難培養深厚立賢無方不能者胥勸賢者彙征矣謂人才爲天授者非

聖人無異於人本無可異也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如舜而已矣此豈難知難行者歟

自堯舜至成周而治世之法備周官所載固周公兼帝王而時可者然非以爲後皆可行也故命杞宋守其先王魯亦存其方策儀禮出而迂窒生聖人之法幾如畫餅可慨也夫

後世治法豈能越聖人之範圍而善世宜民變通協一必俟聖流故必儲其材以救弊

聖賢不擇地而生知中夏而不知外域見聞之陋也

聖人何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貴賤各有其職窮達各有其宜能盡其道焉耳若事物之賾材技之長豈能悉優哉

聖人如黃金耕稼陶漁此舜無爲而治此舜也匹夫而爲天子亦能以天下與人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言其用功之始耳及其成功則一豈有毫

髮之私哉亂臣賊子藉口於湯武魏晉且藉口於唐虞亦解經者貽之戚也

三代而下惟漢明乘危亂之勢非枉廷之臣而實以安民為心未之能也其餘半多篡竊何由議聖人之道乎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無欲之至也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道大之至也不思其實第尊孔子而薄夷惠奚由學聖乎

隘與不恭為學夷惠而誤者言也伯夷不念舊惡栁下不以三公易介曷嘗隘與不恭也

夷惠遜於孔子在秉質毫髮之間孟子巧力之喻人罕知矣而隨聲附和何益於實修

禮樂法度非常人可議而仁義者天性之良人皆可爲也不忍爲不仁不敢爲不義入德奚俟遠求乎

原所以不忍不敢之由豈徒畏人知哉畏天命也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不畏天命而能愼獨者無之

俗以天道爲高遠神明爲恍惚則恣其心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得天之理以爲人則覆載本吾一氣聖人事天如事親毫髮違天理而弗爲也故大學中庸言愼獨而曰十目十手相在屋漏

天何言哉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孝子事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天如親者固將通乎無聲無臭之本原而況日監在兹臨下有赫乎

常人求鬼神於渺冥而不求之此心所以妄也而必謂鬼神爲無何以解於體物不遺常人求禍福於僥倖而不求禍福於心理所以惑也而必謂禍福爲非何以解於餘慶餘殃

有畏禍之心可以入道有敬神之志可以事天不求衾影之安而務浮華之事幾何不入於小人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彼以天道爲無知良心爲可昧淸夜自思未必帖然也牿亡之久而安焉賊己賊人可勝慨歟

聖學不外於敬程子之言善哉而未知天命之在人心又何以敬曰己知卽人知也然畏人知而不爲豈自慊之道乎

愼獨所以敬其動也而非靜何以知動靜而無爲動而有覺心

也必養浩然之氣始不動心則以有覺之心爲性者誤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乾元之統天而行者卽氣卽理上天之載性之本也浩然之氣於斯養之而不動心亦於斯

知覺運動之靈人物所同乾元之性人之所獨分言之曰仁義禮智信合言之曰太極之靈渾然粹然無貳無雜非後起所能與也

知覺之心佛道曰識神天命之性曰元神性不可見著而爲五常四端其驗也心雜陰滓而性實元陽養氣不動心去私存理之純而形色皆天性也

明心見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而僧流則以養後天之心爲了

性修眞養性養其性以事天也而羽流則以養後天之氣爲立命

先天之性後天之心相需而不可離以性定情則聖以情亂性則狂盡其性者與天通孔子所以言天生德於予也曷由而純乎性曰誠曰敬曰靜曰不息

致知者不外於學問思辨明乎善而後可以誠身眞知而篤行之卽爲誠意意之動皆誠則行無弗誠矣有不必學問思辨行者不必爲夫子特申言之事物之賾固非可窮窮之而亦無益於人倫日用何云物物而格之哉

聖人之法制皆所以維持五倫也五倫本於身心存養以端其原愛敬以踐其實道盡於斯非是則爲異學

老子孔子所師稱曰猶龍未嘗非之也後世異端託之儒者從
而斥之佛居西域以仁讓化民其妻曰耶輸陀子曰摩睺羅未
嘗廢人倫也後世夷俗亂之司牧弗能正之因其流而咎其源
誣矣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外日用倫常豈有道哉

西方之稱聖也曰佛賢曰菩薩大賢曰摩訶薩其名異而其實
同未嘗欲行乎中國也自世教衰而民彝之好喜其慈悲清淨
從而效之苟大學之道合上下而行固可不禁而自無

慈悲廣大方便清淨皆聖人仁讓廉靜之意耳僧流失其眞而
儒者亦無察其實是以學佛者不息學聖者無幾

言道何以更言佛老哉學佛老者靜其心養其氣而不知先天
之心與氣然養氣乃可以不動心盡心乃可以知性避靜心養

氣之名學聖賢無由問津也故不得不先辨其似而存其眞
道心人心一心也而何以異名老子之告孔子也曰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本乎地陰陽互爲其根此先天後
天所以分而人心道心所由二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義葢本於斯故孔子稱之曰猶龍也
惟精惟一性體至純之謂非用力之謂允執其中以一貫萬天
下之大本發而爲天下之達道無二理也以精爲擇以一爲守
以允執爲操存葢以下學之功爲聖人之量由未窺其奧也
天之理卽性性之欲卽情情之靈卽心以至虛宅心以天理節
情靜則無聲無臭動則因應咸宜聖人之心情所以無一非性
卽無一非天子故曰知我其天也

天理散著於日用念念天理事事天則而人亦天矣故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

以天爲遠以道爲奇智者蕩愚者窒聖學所以不明歟

道一誠而已誠之至極而元妙存乎其中矣元妙無可名言而空在其中矣道言元佛言空言至誠之妙耳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天地之中也眞空不空妙有不有微之顯費而隱也歧而視之異說所以日多學術所以日晦道固難以盡言聖人不能洩乾坤之祕也六經言性命之理皆形容罕譬江漢秋陽淵淵浩浩其一隅焉佛老何獨不然讀者弗察而支離影響之談爲世大惑不容不明辨之也

一性也曰仁曰誠曰舍利曰金丹異名而同實性外無道道外

無人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萬理統於乾坤而日月爲之樞知日月則知
天地知天地則知性性者天地人所同也
萬物皆氣化所生而性則異於人盡其性者如天是以盡物性
而有餘也
夷俗之無人倫無聖繼聖以化之也
中夏之僧羽則藉以養窮民勢不能盡人而家室之人皆飽煖
人皆從事大學何患入於異途
盡性之學動靜交養本末兼修非重內而遺外亦非鶩外而遺
內自儒者以後天之心爲性而寂守者或不能理外於是格物
之論興矣

致知者一念之動以至於百爲晰其是非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其目也知之卽篤行之卽所謂誠身也僧流靜心源於告子其不動心也無以應天下之變也儒者從其學而疑其不能致用是以求功於格物然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聖人以一理貫之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孔子已言之矣

天惟太極而萬物生焉聖惟盡性而萬化出焉至明也至虛也至神也其純也天之穆也其不已所以同而萬物所以皆備於我

誠身之功至簡而至易也靜以養其虛明動則愼其踐履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死而後已愚夫婦亦可與知與能矣

明德始於誠意故曾子詳言之能不欺其心而後可以入德求

諸事物而不以誠爲本其失可勝計耶
誠之道大而以不欺爲基充其量於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由斯道也世有念念不欺其君親者乎自反而自慊焉是聖人之徒也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忍之心所以合天心而孚倫類也度盡眾生始可成佛三千陰功八百德行始可成仙儒者斥之不知特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焉耳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豈曰兼愛乎由愛親敬長以及於民物功施有序而意無涯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昭著於耳目之前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天惟盡其功用之實誤會而以爲元妙不可思議儒之所

以爲禪也禪宗語錄惝恍離奇毫無實際儒亦效之何以明聖
人中庸之道乎
晉人之清談禪家之棒喝儒者之尋樂處皆涉於虛鋒而不知
道在倫常敦倫必由盡性至常而至奇卽在於是無聖師授受
則內外本末之功知之者罕矣
上天之載無臭無聲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則者無聲臭所昭
垂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聖人豈自譽哉天之理卽人之
理人天本非二也盡人合天無聲臭者豈外物則乎
乾性坤命先天純陰純陽離情坎性後天陰陽互宅由後天以
返於先天克己也復性也其功由養氣而基其境以神化爲竟
非聖師不傳非恆久不至

周易獨坎言心言習而夫子繫之曰常德行習教事知其義者誰歟

佛氏以蓮喩性周子愛蓮而隱其說於蒙曰山下出泉靜而深也蓋知性之寓於命而未知性之何以復其初太元游鱗潛淵知理之基於命而不知命之所以達於天伊川初年靜心晚年知命然其以心爲性固非聖人之全所以異揚子而不知其同一偏之學也

由天而之人由人而合天其理本於圖書闡於羲文盡於易象不明其分合之源流用功之次第何以知事天之學對待流行變化圖書已括象數之全而盡性立命之學亦由斯寓故伏羲以乾坤定子午而文王以坎離代乾坤先天後天在造物則陰

陽變化所以生在人身則性命分合所以異不知則孔孟之學無由而入

實踐倫常道無餘矣而必言存養者心性不誠倫常不篤且秉質不齊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由斯而始可幾也

孔門豈弗養氣而其時禮樂猶存故孔子修明之由博約而入孟子時禮樂亡而其籍亦爲諸侯所去也故特明養氣養氣不動心卽克己復禮之功也後世祖告子之不動心祖黜舍之養氣而聖道遂隱豈一端而已乎

天之道曰誠而又曰上天之載無聲臭何哉一元之理氣彌綸布濩於六合者無稍罅隙至實也而求其所以然則至無人得此理氣而生反身而誠其心一天地之心其氣一天地之氣然

固非可以迹象窺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聖人之配天以此

乾純陽也坤純陰也乾下交於坤而陰中有陽坤上交於乾而陽中有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知其義奚由盡性而立命乎

盡性立命全而受者全而歸聖人所以為大孝也其理人人所具其事人人可為若詞章記問之學必擇人而為且畢世莫能殫也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何耶

天地之道在陰陽陰陽之用神矣哉人身亦然性不可云陰而其靜而虛含有似於陰心不可云陽而其動而變化有似於陽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何名性亦若是焉耳

惟人與天地一故其實不可言盡而聖人以誠敬靜示人下學
上達不外於斯矣騖於外無以養其中奚其可
天地一神氣而已其成形成象者皆神氣之發皇而其原不可
窺聖人一天也其經綸燦著者皆性命之昭著而其妙不能測
神喻爲火氣喻爲藥以神養氣如以火煉藥乾元一氣曰長生
藥養成此氣曰紫金丹謫爲五金八石服之至於隕生謬矣坎
離水火也水火既濟曰陰陽交媾乾坤易爲坎離取其陽以化
其陰返乎乾坤之本然克己復禮者此也謫爲採補流於邪妄
其害可勝言哉
聖人以八卦明天地之理而萬象胲焉天地無功以日月爲功
上經所以首乾坤而終坎離也於人則生化之原由於夫婦生

者必化化者復生下經所以首咸恆而終旣未濟也聖人以生
生之理配天地則曰長生
貧病死亡愁苦人情所同嫉也聖人遂其生復其性而天地之
缺憾以平上世之民所以多壽考
聖人之學養性卽可以養身故孔子曰仁者壽大德必壽自顏
子短命而卻病延齡方外獨神其說世遂以爲聖學不如神仙
誤矣
然則顏子何以短命人性同而氣質不同原於天地父母者雜
以言盡顏子氣淸而質薄夫子喜其沉潛告語特詳非謂其已
臻於純全也故其稱之曰好學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用
行舍藏許其志趣之合爲邦之事示以損益之宜其自言則曰

欲罷不能迹其所造蓋在美大之間程子固已言之矣不然孔子必壽之論其虛妄乎

顏子之學豈易能哉世人以其短命而謂有德與仁不必皆壽由是求福澤於中庸之外長生也金丹也棄倫常也甚且邪術百端是以不得不明辨之而豈薄顏子歟

蓋人之所以生者精氣神而有先後天之別後天者本於父母先天者本於天地本天地者分之曰三元合之曰太極太極性也性無質以神氣爲質精則其凝結之意未見蹈仁而死夫子正言此也不然而聖人之學何以壽世壽民哉世蹈見羽流之養氣禪子之守心異乎中庸而不知彼固似是而非吾儒以求仁爲歸養氣爲要也

一元之氣不貳不息卽誠也原氣之所由來在天地未有之初推氣之所終極如尾閭之不盈不虛無所爲今古無所爲聲臭也擬之曰浩然豈口鼻呼吸之謂哉

惟養氣之學不傳故求仁之功無本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其下學之始也

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中和位育渾然在抱仁熟而義自精無施不可矣

虛無寂滅不動心之極致也而豈蔑棄倫常漠然民物哉不生不滅物來順應當理而止未嘗生事未常廢事也不增不減無過無不及不垢不淨出乎世俗之外未嘗離乎世俗之中也昧者流於妄誕此類蓋不可勝言

金烏也玉兎也月中桂吳剛斧眞鉛眞汞龍虎鯤鵬嬰兒姹女皆性情之喻也妄爲之說其害何可勝言

煉石補天黃土摶人象罔求珠烏鵲塡橋皆復性之功偃月爐黃金鼎白雪黃芽藉煉藥而比毋以爲實象斯得之

牛女渡河陰陽合而復乎先天非實有是事也河鼓名曰牽牛豈牛星哉

惟道不可以名言易象亦未嘗盡洩而況他書乎六經之義解者猶難益以百家之簧鼓而民心滋惑舉其大端以俟知言非故比而同之實欲辨而正之也

中庸不云乎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道也何道也中庸之道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困勉可能者也

不知脩身立命之道凡事諉之於命數否則以智力求此人心所以妄而世教所以衰

人心好尙多譌非但親師敎化不端亦書籍之妄者多也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吾道中人有一得之明卽衍爲著作又或所見本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以之自用卽以之誨人簡册日繁正義益晦儒門尙然何論其他若緇流黃冠未窺佛老藩籬故神其說附會其事怪誕荒謬裒然成書實爲佛老罪人至百家技術其謬更不可勝言矣

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果能一貫斯可折衷萬卷而一貫何以致非窮理盡性左右逢源乎學者當汲汲而自勉也

拾餘四種卷上終

拾餘四種

家言

雙流劉

家言

愚註四子六經門人復輯爲要語雜著極言其義盡矣因兒輩稚魯尋常示以淺近語積久亦遂成編愚老矣若輩尚有未解語者聊存之以俟其日後覽記𠃉唐書時年七十有七

立志

爲學莫先於立志志在聖人久而不懈至拙亦可爲正人志在庸俗久而不察不覺遂入於小人戒之愼之

學至聖人𠃉成就一個人耳孔子言文之以禮樂亦可爲成人

朱子曰亦之爲言非其至者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語此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則爲物存之則爲人存之之人舜文至孔子是也若止推尊聖人不察其實令人以聖爲不可爲則非

士農工商皆可爲聖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始於親長推暨於民物念念不欺事事以恕則得之矣

天理者人心之良無無之者但財色勢分奪之止圖私利及目前娱心便不顧天理而爲之立志者持以堅忍死而不變也

志於名利爲身家妻子而已名本虛聲無德之名卽時已不齒於君子何待身後利不過求安飽從古聖賢何嘗飢寒而死德脩而福自來天之定理彼蒼豈靳於君子也

百工技藝各脩其職不欺其心决無凍餒之憂今人止是畏貧賤所以立志不堅反貽伊戚

困知勉行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孟俱言聖人可學也顏子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張子曰三代下學者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是一大病此立志之法也

凡人立志勝人易生傲慢惟立志學聖人則無害者何也學聖從小心敬愼入手己之惡惟恐不知人之惡渾然忘之質直而好義慮以下人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何有驕心也

度量要大心要小凡事要敬氣要和嗜欲要少理要明待人要慈禮要肅一切要誠守要久

人生福澤由天志於聖人念念不欺事事天理而飢寒患難者

未之有也故程子曰仁義未嘗不利今人祇見得聖人難學一切快心逆理之事目前有利益則毅然爲之不知天理無不善善人天心所繫行險儌倖何如居易俟命也

學聖人而至於飢寒杌隉無此天理若忠孝節義則雖死而生配天不朽非凶禍也

職業

孔子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謂人生不可無職業也孟子曰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術不可不愼恐人職業之誤也自古聖賢耕稼陶漁釣築醫卜皆可托業無害於義理而可以贍衣食即爲正業

第一好事是讀書但須讀有用之書四子五經天理人情物理

無不全備一一講明體諸身心無不可成之功業若資性魯鈍
止熟讀四子字字力行不可作紙上陳言觀已可卓然立於聖
賢之林矣

近日書籍太繁然必以聖爲歸心性倫常能實踐爲要若第務
淹博施之修齊治平不可者最當擇別乃爲善讀書人

學字最能收心故程子曰非欲字工即此是學書家議論以梛
公心正則筆正之言爲要人品事業無可觀工藝奚益此傅靑
主所以不屑子昂也

詩以道性情人心自然之音不可遏抑非特流連光景務爲工
巧而已近來詩道益盛名人益多然過於苛求必分時代雅俗
將詩道說得太難三百篇豈皆文人之作聖王以此觀民風夫

子薇以思無邪此意當思也

文字之學有終身不能解者然苟大節無虧或言忠信行篤敬不欺不貳卽聖人之徒矣若必讀書能文始可學聖固無是理

范希文不爲良相願爲良醫謂濟人利物無逾焉但人身一造化也非深曉陰陽別有心得反至誤人最當愼之

卜筮古人至重易曰圓而神方以智知來藏往通神明類物情以此龜卜之法無傳筮亦非古近世雜術尤多第知以課吉凶而不知吉凶本於天理違天而求吉弗可得也或又以爲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尤非

相術可以輔醫卜觀其形色知其心術善者益勖之以善惡者勉之以去惡其益人良多若奇其貌惑其心妄億將來啟其妄

想亂謀則賊道矣

天文易知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其兆可知然君子不貴焉者聖狂分於一念補救在乎人心高允曰知之又不敢言知之何益又曰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誠知言哉三垣四七常星理氣之散著人事物類無不可占惟五星變化不常乃陰陽之妙而天地之所以神也至於推驗節候自有恆法明歲差謹置閏他無難者

地之難測甚於天實止天之妙而已形可知而氣不可知非深窺造化何以得其脈絡精神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之事親之終也又曰卜其宅兆魂體得安焉且比死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以卜地安親爲非者妄

凡有益於民生之事君子不棄本之心術正其五倫篤其愛敬無器非道也

聖人無不通術數者以理爲宗不偏任之故名一藝者皆庸人奇衺者必斥

正始

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受氣清濁不同既累於質父母師友不正又習於非所以日漸牿亡故正始要焉

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也人爲萬物之靈若無天地尚無父母何有我雖有天地若無父母又何有我人生之初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形氣之累天命之性微焉生安學利困勉由是而分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所以長生而不死者性也所以由生而

入死者心也以心爲性前人謂之認賊作主

得天之理同而氣質不同耳目之於聲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
安佚孟子不謂性焉以其無理宰之則妄也

孟子言耳目口之欲同人心亦同其同者理義理卽性也義見
於外者然氣質之欲亦有不能同者若嗜痂之類理義則無不
同故曰性善但性之所以善非告子輩可知故孟子卽情之善
者以言善當擴充赤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可見人皆性
善其實情不盡善龍子猶等謂聖人皆是有情人似是而非最
易惑人聖人性定故情皆善也凡人安能

惟稟受難齊故聖人有復性之學變化氣質歸於中和已之性
盡而祖宗父母之性亦正爲天地之完人聖人所以爲大孝也

祖宗父母豈必皆聖賢盡性踐形以天之理事其親而善則歸親過則歸己存順沒寧必致其親於聖賢而後已焉斯爲孝子故曰不誠乎身不能事其親

由父母而上溯理氣之所由來極乎無聲無臭矣聖人之孝豈止榮親已乎故曰知禘之說者治天下如示諸掌

世俗之所謂孝往往非孝一毫不合乎天理而親之德損己之職虧矣故夫子推廣其義而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親在則必諭親於道致其親於聖人而盡誠盡敬之儀必周親沒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而一言一動之非必絕故曰孝子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忠孝者臣子之職也而爲君父者又安可不自正其身孔子白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君爲臣綱父爲子綱綱不正而何以求於臣子夫之爲妻綱也亦然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人生受氣於先人爲之先者其自脩何可緩也世言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不知其根源在天地非形質可求也德積於微芒氣成於有象爲祖宗父母者其可忽焉

嘗見有前人積累生賢俊而自戕賊者矣未見有先德旣非而猶毓聖賢者也材能技藝則有焉

亦有祖父子孫賢不肖相間而其後卒昌者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人心之隱微固非形迹所能盡天地神明固不爽也

且君親師司補救之權有教無類豈患薄植乎故曰犁牛之子騂且角

蒙以養正聖功也賢親師本身作則幼束之於禮義長道之以中和非聖之書勿視非禮之事勿爲其庶幾乎若言行動靜古人成法則必擇宜而用之迨十五而入大學意誠心正身脩久久何憂不德也

小學之法今不可盡行蒙養規爲前人已備大抵皆制節其外然人心易肆非有以養之於中不能不逐物而遷故十五以後卽當從事大學之道

大學以誠意爲要故曾子詳言之開端以毋自欺與小人自欺反正明愼獨之故而卽歎之曰十目十手其嚴乎蓋人心秉陰

陽之靈靈者鬼神也天理本天天者鬼神之本畏天命安得不
敬鬼神於一念之動善卽行惡卽去此愼獨之功卽所謂誠意
也但非致知何由知善惡而趨避之致知之道奚在切磋琢磨
是也四者內該學問思辨一切求知之事瑟僩則誠意之功密
赫喧則誠意之效著上文德潤身內亦該得赫喧意此又因詩
言而連及之耳至於不可諼是德之已成引詩連類而及是以
不得不順繹之但不可諼必有實事及民民始不忘故又引詩
詳之而其實以德及民必由自己明德而明德之功不外誠意
故引康誥太甲帝典言皆自明其德而明之之功總不外一誠
字苟日新自明作新民以己及人其命惟新以明德合天推明
德之功效至於合天要不過從誠意始耳第誠意必得所止之

地人身太極之所是天地之中先天受氣之本誠意者收放心於此養其虛明之本體而後意可誠明德有基故引商頌喻所止之地引黃鳥重知止之人引文王言敬止之實緝熙敬止言其內也內不可以名言則即外之敬止明之著乎外者本乎內非意不誠而可以倖中也究之意誠與否於何驗之而人孰知之引夫子言即聽訟一端言不誠者爭誠者畏可見大學以脩身爲本而脩身在明德又以誠意爲本夫子之言本與曾子之言本是二是一非兩歧也前人不識誠意與止至善實際割裂分章令欲明明德者無從入手安得不辨

意者一念之動也動而多妄由靜而無本故誠意便有止至善之功在至善者人身太極之所也太極者何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者是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得天地太極之理
而生故萬物皆備於我而有生之初性所以無不善及形質具
而七情擾有生以後性不能皆善大學明明德復其性而已復
性非但强制其心必養浩然之氣養氣於何在至善之地靜而
養其未發之中以至虛爲主能靜然後知動誠意者靜則葆其
虛明動則繹其非禮曾子所以敎人求自慊毋自欺果能自慊
則德明矣故有潤身之效前人以爲心卽意誠卽正也不知誠
意者守中抱一以養其虛明正心者變化陰質以企於純粹其
功效次第不同因師授未全故其說多偏此當實致其功不可
以文字傳也
誠意者誠其所知也知何以致學問思辨而已天下古今事物

之理無窮安得而盡知之以五達道爲主耳聖人禮樂法度皆
所以維持五倫五倫之境遇不同隨其常變守經達權行之各
盡其道卽是聖賢知者知此誠者誠此非極天下之物皆求其
知也曾子言切磋琢磨示人致知之道其中該御許多功夫知
之卽誠之如知孝卽眞孝知忠卽眞忠非徐徐求其知再徐徐
求其誠二者一時俱到所謂知之眞卽行之力行之力則知之
益眞自然之功效也宋人理學本於濂溪濂溪師海巖禪家以
養空空之心爲了性力持此心久久至於常靜亦有一番空明
之趣謂此卽誠意正心之功矣第寂守此一心至於空明脩齊
治平有許多經濟安能爲之前人覺其失之太空也故以致知
格物爲物物物而格之然天下之物不可窮詰卽如山川物產非

親履其地聖人亦不能知陸象山云吾格庭前竹子十日格不出義理來亦非無見聖人止是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當盡之道皆優爲之至於百工技藝名物象數豈能盡知所知者日用倫常之理耳自格物之義起而古今才人窮搜博覽求其無所不知而忠孝仁義反若不知由其未能存心養性私妄勝於天理也故致知誠意爲大學第一先務此處錯則一切皆錯安得避忌而不辨之

十五始入大學自七歲以上止可教之以淺近禮法前人言之已詳大抵戒以勿妄言勿妄爲習爲端莊恭敬和平謙讓毋近小人父母旦夕相處尤當自正其身心事事爲之表率而又慎選明師多交益友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則成人不難矣

其言止至善即在誠意時何也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之渾然不動粹然至善者太極也太極在何處中也人身亦然其受氣之始理氣之渾然粹然者一太極之全故能蘊於無形而生化五官百體迄乎有生以後則情識生而天命雜得天之德明者不明矣知其所而止焉收視返聽基命宥密至虛至靜以養未發之中緝熙敬止止敬而已如此而後意動必知之知之毋自欺久久無念不誠則明明德之始功立矣不然未靜養其中何以知其意動而誠前人以止至善爲外事抛卻內養一段實功不知外本於內致中而後致和若內不能敬止外又安能止仁止敬因心性之實功既不能備著於文字而師授復隘聖學之全其晦久矣

然則明德爲性而大學一書言心不言性何也性卽明德明德卽盡性心正卽德明性不可見於心見之心不皆正能明則正之而誠意則其本也故曰此謂知本

人之至靈者心也舍心於何言性蓋心在先天渾然無爲卽心卽性也迄乎後天紛然有覺心不盡性也由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萬物天地之後天亦不俾於先天由一氣而陰陽而七情嗜欲人之後天安得同於先天周易一書天人萬物之理盡矣於咸取其無心之感爲陰陽生化之原獨九四一爻爲心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豈得爲性故夫子繫辭申言之而歎以何思何慮若性之一字固未詳言然於乾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乾之爲性已明文王於坎言習言

心亨夫子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學而時習之非性何所習非正心何由復性道之秘也聖人亦不敢盡言而未踐其事徒執一偏以教人人之任心而爲日失其性豈不由斯乎

然則性不離心心不盡性存其心養其性至於從心不踰矩則心皆性性即心不可强分也豈特心外無性亦心外無天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然則意非心乎曰意心之動而難制者也心有何象著於身而有象性寧乎心理至粹而氣至淸非心之陰陽雜著者可比其在天地萬物皆理氣所發皇而陰陽二氣錯綜參伍淆雜之則人耳目眩矣其在人身物則皆天理所散著而陰陽之靈邪正美惡互出之得天之性微矣初入大學者安能渾然至靜但念

念存虛收放心而止於至善庶幾意動卽知知之而誠於好惡此爲入德之始功然曾子推其功效至於潤身民不能忘何也誠意之功初學以此卽神化亦不可離此惟聖罔念作狂夫子所以猶待於假年寡過也

究竟誠意正心何分曰誠意者閑存之要正心者充實而有光輝之時意以動之幾言心以全體言好樂數者含於心而聽命於性性定乃能各正故曰正心卽性也

以格物爲格去物欲司馬温公王陽明楊升菴皆如此說人多從朱子說而非陽明然象山陽明朱子皆以心爲性者也其敎人則象山欲人先靜心朱子欲人先窮理後遂判爲兩途然心之私哀不除安能窮理故陸王較朱子之功爲捷要但其所謂

靜心者祇是養虛靈之心資質輕清者靜則生其明慧而實後天之陰神非先天之陽神此禪家宗旨告子之不動心也心性之辨微於毫髮不置心於無用而以性爲主人由有諸己至於化神功效次第固非一端豈能以言語文字傳乎

何爲物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凡耳目口體一切可欣可羨之物來於前即動乎中若不知省察禁絶心隨而逝氣因而昏即習之以詩書約之以禮法蒞之以父師亦不能使其智識清明專志窮理故須格物而後嗜欲日少天機日生以此致知知始易知也

若詞章博洽才技靈慧等事則知之也難若止外循禮法內克邪私循循於日用之間講明忠孝仁義敬慎不苟則下愚皆可

以漸次曉然以無所不知爲知則中下之材必至無用而上智之人務廣徒荒謂日用倫常淺近易知實無能知者其誤世不少也

君子之道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故古今忠孝節義之士目不識書者甚多聖人所不知能者不少惟其心正而身修至明至虛用天下之才盡天下之理無不各得其宜也後人視聖人爲神奇而不知聖人止是人倫之至人人皆有五倫人人可以盡道不知大學實功疲耳目役心志終身無有已時而脩齊治平實天下罕有能者朱子所以歎之也

古今人情物理四子六經盡矣歷代儒者又申言之格言正論曷勝屈指而愚必以誠意正心爲本者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於

心心意不正不誠無一可以正與誠者意誠則知止而定靜安可以慮而得矣又涵養極熟變化其氣質之私而歸於中和則心正心正而身脩齊治均平以好惡絜矩天下不難此大人之學所爲以脩身爲本也前人以心爲性故多方使人强治其心而不知心本虛靈必有性以鎮之性於何復必由養氣而後不動心其功返求卽是盡人可能特非明師不授耳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致知卽明善也善不易明且先剖邪正兩途如忠孝仁義大節凡言行動靜不敬而肆不誠而僞之類父兄師友卽裁正之從家庭日用間行去大概寧厚毋薄寧拙無巧寧過於小心勿過於疏忽賢父母以身先之明師友以道誘之知之卽實心行之則善日以明意日以誠功夫一時俱到非

今日知之明日始誠之也至於古今事物不可勝窮亦惟擇其要者學之故夫子曰有弗學弗問弗辨弗思弗行也惟有不必學者故曰擇善豈欲人窮極耳目心思而後爲知哉卽誠之一字亦惟誠其善者非不當誠而亦誠故曰有弗行也易于无妄曰元亨美矣而卽繼之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夫子釋之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也天命不佑行矣哉以正而誠爲天命不正而誠天不佑聖人欲人以正以誠受天之佑卽善不積不足成名之義也若必物物而知事事而誠誠於善則可誠於惡將奈何知之而有益於人倫日用誠不可不知知之而無益於脩己治人何必知之此最不可不辨也

聖人亦不能盡知天下之物盡能天下人之所能惟心正而身脩以一理貫萬事凡天下之才能無不收其用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何以貫萬仁熟則義自精也

自一念以推及於念念自一事以推及於事事無不得其正無不存其誠而身脩矣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初學以存善心言善言行善事交善人爲主習而安焉非善自不能入矣

顏愚參魯載道之器故學貴誠篤寡欲淸心入德之門故功先克己

今世禮法疏矣然正其衣冠安其步履愼其語言尊其瞻視戒

其浮華務爲寬厚以敬居心以誠接物以不聞過爲可恥以不知道爲非人而又有賢親師善誘之奚患不爲君子

德脩於身則在家爲孝子出外爲忠臣窮如孔孟達如伊周不過本身心之理以及於天下非明德時有功夫治民廷獻時又別有一段功夫也盡其性者卽能盡人物之性脩己以敬卽能安人安百姓聖人豈有兩副本領哉

是非

明善然後可以誠身而善不易明故必辨是非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屬在旁觀雖惡人亦知其美及身親之而是非顚倒昧其天良小則爲鄉愿大則案刑賞故聖人必愼辨之也

是非不易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惟大人乃弗爲耳存其心養其性天理熟則好惡公苟未能然勿爲心上過不去之事勿存事上行不去之心常顧天良勿徇世俗亦可

脩身止是全其爲人之理豈因知人美惡而然但人之美惡不明取友則比匪用人則誤世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知人必先明理理何以明卽聖人之言反身而求勿稍自恕又得賢父師善誘之可漸幾矣果能反諸己身無有不仁不義者一見自能了然

致知之學止在隨時隨事體察是非能知之卽毋自欺若廣見聞窮物理亦止隨其身之所接明辨而去取之不必務求淹通

反荒倫常之事夫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卽是謂也格至也益之曰窮至事物之理窮至卽致字之義則所謂格物仍是致知耳若以物爲日用倫常之事則格之卽所以致知以物爲凡天下之物則物不可勝窮而耳目所不及心思所未周聖人亦有不知不能夫子言擇善固曰有弗學問思辨也名物象數技藝百工豈能盡知哉且何必知之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反求之要何必求其知人惟學必藉資於人非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何以集益於己不知人則賢不賢又安能辨

自孔子以前是非皆决於孔子然亦竟有孔子論定而猶多異說者如湯武征誅之類不得其實則聖人亦受寃誣其他忠賢

無論矣愚於四子六經明辨之非敢一毫臆說仍以聖言折衷之耳

聖人雖遠其言存卽其人存心性倫常一一實體而深造焉則聖人之志事如在目前因而隨時隨事見得道理滿前獨善可兼善可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可尙友古人進退百家何有哉

必指摘前人以鳴所得則小人之尤聖人所必誅也惟是前事者後事之師君子者小人所則一言誤解而啟後世以亂萌一事誤會而歧天下以禍方如北面爲臣藉口征誅三年無改厲階紹聖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不屑孔子尊周而孟子不然凡若此類其間是非異同不明辨之貽害匪淺孟子曰予豈好

辨哉予不得已也可以思矣
書傳之譌雜不少世俗之誤尤不可勝言姑即五倫約略言之
忠孝人倫之本人人知矣而忠孝於何見孝子必忠忠臣必孝
此定理也而古今來有忠不皆孝孝不皆忠者一節之忠孝非
其至也
至孝至忠者不貳其心其在家也惟知慕父母左右就養時時
有父母在於心目間盡誠盡愛必敬必周固已而明善誠身之
學尤先自盡以此事親必求諭親於道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
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順親得親二者常相妨也舜能
盡之所以大孝今之孝者奉養承歡已爲難矣至於誠身事親
之理知者則希事君亦惟盡職奉公若以道事君念念勿欺事

事愛敬則罕其人

豈古今忠孝皆不足取乎非也一念之誠全忠全孝正氣不磨卽可與日月爭光但以聖人擬之則不盡全美耳至孝者常則諭親於道致敬盡禮變則與親同休不計死亡至忠者亦然

孝子以成親之美爲大孝舜禹是也舜致其親於底豫至禹不克救其父於羽山疑有歉焉然平地成天郊祀竟以鯀配葢己身卽親身功德皆親有幹蠱之善無逾此也常人果能以德脩身至於心合天心理合天理則全受全歸之道已盡雖貧賤亦大孝也誠身乃可事親忠君莫如愛民此義切宜知之

忠孝一也而事親其本君臣以義合孔孟之愛君甚矣而枉己不可非自尊也事君必以道苟進則道失矣更何以匡君故凡

聖賢伏處皆有憂國憂民之心其君不知惟以爵祿覊縻之不
知能爵祿之者卽能奴隸之國計民生實無可倚任也此處是
非最當辨之
父母有過阿意曲從反爲大不孝若有大過必委曲解救毋使
其事毀德若不幸而至於殞身己亦不獨生也但父母之過不
惟不可出諸口亦不可存諸心負罪引慝常以諭親於道爲務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若臣之事君則不然念覆載生成之恩無君尙無父母何有我
身但進退以義必有致君澤民之略乃受君祿否則不敢或小
人在位薦剡無人卽有薦拔而無能展經綸亦惟伏處孔孟所
以不爲忘君也其愛君之心有甚於食祿者而特以苟且干進

無益於君徒喪所學是以不爲也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其天良眞切必不忍欺其君耳兄友弟恭人知之矣而罕能者兄恃其爲兄弟不安於弟書云孝友兄弟凡孝子無不友恭者以父母之心爲心故也一動念於父母之愛子而兄忍薄其弟弟忍慢其兄乎但兄弟以恩合不可計是非是非明則爭辨生傷情誼矣其道惟以仁讓舜於象之殺己且忘之矣況其他乎夷齊可以得國且讓之矣況財貨乎陽城不娶以愛其弟王覽分勞以愛其兄兄弟相愛何已其或不倫則不執理不挾勢不計財不聽讒不宿怨不獨享富貴不日久而渝隨時隨事不離仁讓亦可以告父母矣
舜兄也卒化其弟周公柳下弟也不能化其兄分之尊卑異也

然盡愛盡誠必不自怨故不累其爲聖人
兄弟不能相強以道聖人之遺憾也若周公栁下惠是未能自
盡其道者不得以之藉口盡愛盡誠而不能化世亦無多人也
後天八卦乾老而長男用事爲兄者先事父母凡父母之嘉言
懿行皆先親之弟後起而父母或已衰老卽弗衰老亦不能盡
教誨之必爲兄者以身爲倡言行動靜心術俱問心無愧可以
爲弟法矣而更篤愛之凡衣服飲食財貨寧己不備無使弟有
不周寧使其弟無知不可己或無禮賢者誘之以忠正惜其力
惜其心不賢者養之以恩情寬其責盡其教若繆彤之自撾萬
石之忠厚推類行之時時念及父母斯爲賢兄矣世之爲兄者
每自恃其尊以氣凌之以嚴督之不知兄弟怡怡兄非父師比

也父子尚不可責善況於兄弟又或私妻子重貨財強凌弱智欺愚此等不知有父母何知弟兄武王所謂民彝大泯亂刑茲無赦者也

諺曰長兄當父長嫂當母誤解者竟以父母待子之道施於其弟不知當父母者爲其當分父母之任體父母之心凡父母之欲爲而未爲者皆自任之以仁以讓以公以誠篤愛其弟不待父母勞心也

爲弟者敬兄固已而必眞愛乃能眞敬念父母者無不愛於兄弟凡事一以仁讓行之兄而賢師法之兄而不賢敬讓之孔融爭代其兄之死伯道獨全其兄之兒更何有爭貨財私妻子之念究之融爭死而兄弟俱生伯道全兄子而後亦生兒天理既

全天自佑之自然之感應也

兄弟當各盡其道不可互相責望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果以父母爲心痛念父母安有不痛念手足乎

忍也不聽婦人言也古人之言是也第忍非勉强忍耐直忘之耳如舜於象忘其殺己不聽婦人讒離間之言非規諫之言當辨別而行之

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聖人言之至詳今人將此事忽略所以脩齊無本其弊大約有數端如左

一曰女生外相也女在閫時已外視之故以訓化爲緩事不知

外相者外相夫家將何以相之非德乎從古聖帝明王必有賢妃妻者齊也其分同必其德同德豈必皆天授哉賢父母表率之姆教玉成之今之愛女者富貴之而已一切脩身宜家之道弗講求媳者亦然卽有知者亦第求其能操作解恭順而已又因有才者多不貞並詩書當學者不學家庭族黨所見所聞不出勢利二字及于歸以後遇翁姑夫子不易事者並無道以處之以致爭訟死亡等禍接踵而來喪家喪身比比皆父母失教之故也是故女不可以外視

一曰婦人難化也男子讀書明理見聞廣博猶且不克脩身婦女深閨之內除卻父母至親所見無非女流又少讀書習於瑣事若非賢父母與賢姑賢夫委曲教化安能遷善愚觀古今不

肖婦女皆由少小失教長無令人習慣而成爲父母姑與夫者試返心自問所以正身立法教女教婦之道果能仁至義盡否而以婦人難化置之聖人何嘗有是言

一曰誤解經義夫綱不立也易曰地道無成而有終其無成也以其不能主外政其有終也以其可以成夫德天地一夫婦也水火土木金天地互爲生成所以爲陰陽生化之本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乾資始而坤資生咸初偶而恆克家家人利女貞夫子申之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或有不正而可以齊家治國者有之乎後世徒見長舌爲厲牝雞司晨以爲婦人不可以假之詞色防閑之賤辱之至於賢淑亦被魚肉豈知夫綱不立是非不明己實多咎何責婦人周家代有聖妃豈其

婦翁皆屬聖賢亦由太王王季文武咸有聖德陶成而變化之者至深關雎爲風始又繼以葛覃卷耳一表后妃之齊家一表后妃之憂國至思齊一詩周公特明其先代之閫教推及於雝宮肅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誤解詩言覺聖德王功內助全無而螽斯麟趾不過能不妒忌多男衍慶而已然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夫子固以邑姜望散同稱而周公制禮以關雎爲房中之樂天子庶人咸此一致又何以故此夫婦之義所以爲成己成人之原不可偏廢也

一曰家教不正也衣食所以養生仰事俯畜賴焉故勤儉爲貴然勤者勤於職業不荒不怠可也儉者儉於自奉不驕不奢可也若必殫精神疲心力晝夜苦求名利而不知積德行仁則小

人之勤所願未必得而身命且瘁竭智術殖貨財私心以期長久而不能濟人利物其儉也小人之儉所蓄未必豐而轉瞬消亡安得不辨之勤儉二字本於尚書禹之勤勤於邦也非一人之私禹之儉儉於家也非濟人之事夫子稱禹無間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臨政事神利民則不然此勤儉之則也世人持籌鑽李以爲勤守財吝施以爲儉其傳家然其娶婦所望者亦然故有行仁好善者而以爲愚溫柔敦厚者而以爲拙有疾則惡其弱有德則惡其迂必強之以力所不能迫之以勢所不及孳孳焉無停晷紛紛焉無體恤不如意則曰逆也從其令則曰恭也其實所求不過衣食之事所急竝非仁義之行以此責望於婦人以此貽謀於孫子賢者亦爲所累不賢者必生悖亂其

究名利亦不能久而後世且蒙其禍不大可慨哉

然則勤儉可以無庸乎非也孔子曰敏於事敏卽勤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止是心常在理惟恐失卻善事亦非必忘身以徇也況身家衣食之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勤職業脩心術以俟命可也至於儉乃美德然昔人有云嗇於己不嗇於人曰儉嗇於人不嗇於己曰吝可以知其是非矣

一曰好德不如好色也婦人以德爲主有德則正身齊家上承宗廟下延子孫奈人止知好色女未出閨卽以脩飾爲務于歸尤以貌爲作合之本情欲之感燕私之意相爲親昵久久遂成驕縱夫反畏之昔人謂懼生於愛是也又或翁姑姑容不誨以正女家護短更起爭衡其貌寢者至無人問名幸而有所歸矣

夫家賤惡魚肉以此釀禍敗倫者尤多甚或不肖之姑以女貧故以貌陋故百般凌賤自恃其尊卽有才有德者亦受其禍至於死亡此等不仁不義之事必賴賢有司糾正之然則如何丈夫脩德善處其變女子有德曲全其恭可以弭之而難以責望於中人其惟以德爲重以色爲輕乎相親相睦相觀而化然後夫婦以和家道以興孔明擇婦娶得阿彥醜女許允好色見譏於妻梁鴻孟光千古高誼何不思之

不正夫綱縱其妻爲惡天下之罪人也不自反求虐其妻以逞罪又甚焉無過不及合乎中正安得不賴脩身之人孔氏三世出妻必無之事前人已辨其非七出之條無子惡疾亦出決非聖人之法若己身正而化導之方又至猶然怙惡則出之可也

然總不如愼擇於問名之時勿徇於財色之見乃不至後悔
聖人無事不反求易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則所以正之者
可不務歟
朋友所以輔仁夫子於五達道惟友言交以交乃爲友不交則
非友也何爲交道相合志相孚也友必擇交交以輔仁若勢利
比同適足爲累且非道義之友相資者切相信者深未有久而
不渝者也豪俠義氣亦有賢者但宜觀其相與中正否不然則
亦比匪之類
詩書所載孔孟所言凡擇交固交之道已詳歷代名人又反復
推言之史傳得失亦分明記之無俟更爲贅說矣要惟自端其
本窮理脩身乃能至明以別賢否至虛以從人善至誠以通心

性至敬以期久要

孔子於教弟子即曰汎愛衆而親仁二言可以終身矣至集益之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無處無友無時不可以有裨惟在虛心力行之若以濫交爲戒必擇賢者而與則風裁過峻視己高而視人卑不特無益亦易賈禍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人心自果有眞得則雖交滿天下而不失己也

天下安得有全才人心亦復多變幻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以無棄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可以免黨惡

師在友之內而聖人未顯言者何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其誼同於君親但無愧師者有幾哉且百工技藝皆有師

師之賢否錯出能自得師者其平日立心制行必能不苟一遇賢師自知尊禮受教七十子心悅而誠服豈孔子強之哉若對己自是輕師慢友是其自非亦復何損於人

孝經言嚴父易言嚴君禮曰師嚴然後道尊於是父師以嚴爲務非也爲人父止於慈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父子之間不責善安有尚嚴者哉師誼等於君親孔子曰視予猶父視回猶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曷嘗有嚴之說嚴嚴正也嚴憚也父師飭己禔躬尊嚴方嚴子弟則儆觀瞻嚴恭嚴憚家人有嚴君父毋之謂亦此意也此理不明賊害傷義賢者以過嚴而不終不賢者以病嚴而他騖立德立名俱無可望豈非書旨不明之咎乎

五倫皆必賴師而明愚屢言之茲不復贅

養生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必有此身才有事業而保身不易也須細思之

理具於心性心性神氣之靈而已其凝結者爲精神氣精有先後天之別先天神氣精得於天者也合之爲太極存養心性復還受中之本然則太極全矣聖人之所以配天養其凡神凡氣凡精不受陰陽之災沴則氣質堅矣志士之所以延齡精氣神之三元非可外乎三凡也譬諸金玉無沙石何以生之而撿金於沙求玉於璞究不得謂沙石卽金玉也

然而孟子所謂踐形者何也沙有金而光明橫流不能衝決石

韞玉而山輝星月茲其寒芒人身一理氣之充也盡性踐形則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物則之昭垂莫非天理之洋溢及其終也形骸蛻而性體長存不朽也長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之謂也

聖人之學養性卽可養身後世以爲養身者方外之士耳然自古聖人無不長年仁者壽大德必壽孔子已言之矣蓋人之所以生者神氣精而已若先天太薄氣質脆而神氣弱有未成人而殤者乃其受生之始得天地父母者使然顏子短命蓋由乎此儒者不察以爲仁者不能延年曷不思孔子之言乎張惕菴曰長年古人常事子夏子思俱百四十歲孟子亦百四十歲而人以爲八十歲甚有以長年爲怪者不知脩身立命聖學之常

老子曰人生不過百年節省之可至千歲其有所試矣

守身之道攝養也誠身也幼即束身於禮法長即力戒乎邪淫起居飲食之必愼寡欲淸心之必嚴而又存養有功比匪無諂房闈之正且節而又節外色之禁絶不待言矣一念之非理克而又克言行之僞妄更無論矣內淸其神明外習於中正凡可以傷生毀性者不爲父兄師友督率孩提講明之垂老不易之而猶患中折者未之有也世傳攝生之術甚多苟無害於義理皆可以行特內外交脩本末交養其理即在日用倫常之間其事該愼疾脩身之全非他術可比學者尤當務也

少年以色慾爲第一戒壽夭每由此而分世有賦質之健者幸免死亡以寡慾養心爲迂相習成風謂聖人不禁內欲甚且形

爲歌詠附以雜說窮極奢縱描寫情形梨園演之風俗化之害及宇內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有志斯民者當罪譴之而力正之可也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以其爲風化之本也豈情慾哉夫不克正其妻妻不克規其夫相狎愛而不能久相保堂上白髮膝下黃口置之不顧至愚至不肖可慟也

不近邪人不聞邪語不見邪事不覯邪書幼如是長如是其庶幾乎

五倫之是非明矣而又能力行之則天下定矣至於保身一事立命之本故兼及焉若夫天下古今萬事萬物之理是非雜出難以言窮要惟心正而身脩義精而仁熟則以一貫萬無不瞭

如此非空言所能曉也

賸言

雙流劉沅

門人既編愚恆言與槐軒要語雜著竝行偶檢敝篋中得此其義不出上三書所言未忍捐也復付二三子使存之

天積氣地積形形氣相依宰之者曰神

理者天之經寓於神與氣而不朽者也惟神無跡而氣可見君子體天之經以養其神而氣因以不敝

氣之清濁厚薄地運與人心爲之也若其受天之中者未嘗不同聖人教人養氣存神所以化其薄濁之原天清地厚乾坤之本然以後天之神氣爲先天三教所以雜也

太極渾然而天地位焉使有雜則不能久然而人物判焉日月運行山川虧蔽是以蠢靈清濁不侔然則形累氣也惟人亦然先德所感山川之靈以應而智愚殊矣盡性立命以粹其神肖乾坤者曰大孝

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是故聖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一念之動而天地知之愼獨者懼獲罪於大父母也至誠之極而父母享焉立命者無愧於小天地也

天地父母曰四大四大一大也誠而已矣惟誠故不息而天地父母賴焉否則朽矣今之言四大者戾

父母之生也未嘗盡知其子之隱而天地知焉天地之大也未必獨私於聖人之父母而父母配焉不以道事親者惑矣

道者性而已在天曰太極全其性踐其形人故貴於物也古之
聖人以此爲事親之當然而惟懼弗當也外道言孝者吾惑焉
孝子盡其性以合天而精氣神之本於父母者悉粹矣顯揚孝
養遇或有窮惟性爲天之寶人子所以全受而全歸也
道備於天地而人得之以爲性非父母何以有身誠身之義全
乎先天之精氣神而純亦不已也
太極函三元精元氣元神之所以本於天地先天中之先天也
一神兩化凡精凡氣凡神之所以本於父母後天中之先天也
養後天之神氣精者壽全先天之神氣精者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神者陰陽之妙也心之靈其神之識乎聖人
心純乎陽誠而明者性之靈也常人心雜乎陰僞而妄者情之

賊也陽善陰惡故存神莫要於克己善惡生於心心之善惡不同氣之清濁異稟也故聖學以養氣爲基而流爲吐納者妄矣聖人純乎陽天命之性在我也而剛柔動靜不一其德故非無陰之謂常人雜乎陰而更肆之剛很强暴亦陰也失性則無以承天而幾希其可保乎故曰小人陰類

三元一元也由精而氣而神生之理則然由神而氣而精復性之功有序

先天之心卽性元神也後天之心雜情識神也由後天以復其先天故曰盡性而儒者多以心爲性已淪於卽心卽佛之說乃各指其瑕以相爭曷能勝耶

生安性爲心學利心多性困勉之性僅矣然養其清明之氣而

生其道義之心欲淨理純則成功一故復性而不先養氣必無以存其心

浩然之氣天之元也養之者敬靜爲本充實而有光輝化神以詣孟子之不動心非性定之謂乎

理寓於氣而形質皆其後起乾元之氣即理之粹而不可以形象求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僅以散殊之氣爲氣故孟子養氣之說不明

物必先有氣而後有形理則氣之主而神者理之妙也神在先天理氣統於天神在後天理氣主於人人合天則聖違天則物故人功輔天地也

太極渾然而人自生化於其中天地非有心也有奪天地之祕

而參神明之德者天地遂依賴之而天命恃以不窮人亦一物耳而天心繫焉全天心立天道形骸而神明不朽故曰長生羽流妄爲之說而儒者或以之生之死爲泛然胥失之聖賢與奸雄同有死耳聖賢神而奸雄腐非徒聲稱之謂而儒者或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是未知人之所以配天地也其不與奸雄以藉口乎

太極統陰陽而五行布其機全太極之體而有其神明聖人故爲天之肖子毀其性者哀哉

天地定位終古不變氣化往來日月爲樞星辰者日月之散彩也眞陰眞陽之動靜天地神其機而不能不昭著於日月

人以日月星辰度天而天固非有形質可定也地氣所燭在天

有象而天之渾然者其可見乎

地直以方也而氣之周於外者爲天日月天地之靈而人物所以生化也

南斗入地北斗出地各三十六度觀天者之窮於目也則然而天實不爾

斗爲天關其氣之凝而理之宰則天帝是也南北二斗一陰一陽消長之機而無非以日月爲統繫

日月星辰皆非有質其氣之靈聚於上而有然

星隕爲石石本星之質而氣復藏焉非有塊然懸於上者也

聖人以八卦發天地之理而天地固在八卦之前術家執八卦以形天地又拘而求之末矣

卦數始於圖書葢天地自然之呈露而聖人象焉惟其無文而有文故爲天地不可易之數引伸觸類無不可通然於理爲散殊矣

聖人以畫爲易本河洛之自然邵子別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滯於物哉且日月卽水火之精土石卽星辰之質也洪範皇極之建聖人之德所以承天而範萬物也邵子皇極經世僅於音數而且牽合世事以配之名實舛矣哉

邵子以元會運世定天地之消長非也道備於天地天地天地安有窮哉以其人物剝極而見天地之晦蒙則洪荒矣流賊之亂榛莽相望禽獸載途數十年中是可徵焉

天地以至仁育物不仁者眾而氣化否塞大亂之來起於人心

邵子不求諸理而求諸數惑矣

人爲天地之心人失道則天地否故君子正其心以承天而人物賴焉

天地非有幽塞也人爲氣之靈靈者昏則蠢者肆物怪人妖戕奪生靈有以自取之而天地固以無心行其賞罰於天地奚損焉

輔造化者君師也道惟盡性性天心也故聖學不傳則無以輔造化而致治

洪荒之世物之爲民害者多矣益以帝摯昏暴而洪水應之堯始得人治之專以洚洞爲氣化者非也

天地好生惡殺而人物有盡何也物無以承天地則自盡禍亂

其甚者也天地固欲生之而無從是以聖人知天心立人道以持氣化於無窮不然人皆物則物且食人而人類將盡

觀天察地以驗人事自脩其德君子之事也小人測天以爲智卜地以爲私是以術多不驗而甚且罹殃

日月天地之靈經道緯道皆同而火土之氣復蔽其光故食日陽精而孕陰月陰精而孕陽陽陰天地之氣也氣浮於陽則月食氣浮於陰則日食

日月月一會而不盡食陰陽均也否則爲災同道之說一偏陰偏陽之意

星辰有常其光忽異及無可名者皆人物之精有以致之天道神而莫測理則至常人守其常以應天而不求諸莫測則天且

從人

風雲雷雨皆氣也而神實宰之不然則物怪精邪亦假之以爲禍

宋儒以心爲神明是也但心有人心道心純於道則神不然則鬼

純一之極而神與天通陰邪之甚而鬼與人合是以聖人敎人正心誠意以全其德所以絕鬼路而合天機

天者理而已理純則天定心天心氣天氣故曰眞人眞人成爲人焉耳

人道仁而已行而宜曰義實有於身曰誠曰德心之良純乎天之性至誠也眞人也言殊而理一也

人事無常君子有常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誠其性故也欲盡人道而弗盡性私偽奚以除焉

道在五倫倫盡則道立而不能者私妄奪其性也性無為心有欲存心養性所以化其偏而歸於中和然功非一端以心為性則去聖遠矣

有覺之心純一之性理則皆天妄則皆人俗士以巧智為能禪宗以寂守為妙胥失之

靜存其中動得其和性之本末具焉內外交養積久而始然也有所餒則不能致

人心盛而陰氣積道心純而性體明孟子集義生氣無是所為餒也然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持其志無暴其氣不可偏離故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四十不動心
理氣之純乎天者聖見天者賢昧天者賊賊其性斯害其氣氣
失其初人與物類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心正而身脩矣尤必愼其好惡親愛畏敬五者皆當理矣而好
惡稍偏則家即不齊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大人乃能弗爲世人之好惡任情而不任理何由入大
學之道哉
家之難齊甚於國無權勢也人心不齊何以齊之曰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道則齊
大學之道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身脩必由誠正誠正必由克復
克復之功非旦夕也非師何以傳非有恆何以深造今人以心

爲用而不知性乃天命故任其虛靈日遠於天則

本有情之世界也而已無以修人無以治非情之不孚而理之多舛也故盡性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可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脩身本末之功非聖師不授非篤志不成外此而求治人制事如徒手而攻敵也

主持五倫者君親師也必皆誠正脩身而後教化立人心正風俗淳

君堯舜臣伊周師孔孟人以爲難不知其特全天之理已成而人亦成耳其功則自一念勿欺言行不苟而始

人人皆有天理人人可爲聖賢故以仁以敬以誠無弗格者

學學爲聖人而已聖人不以貴賤分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有賢

親師陶淑之而胥善矣

雜問

雙流劉沅

愚訓蒙有年門人每以世俗之事爲問就己意答之未必有當也門人有私錄者愚知之必燬之兒子幼小檢殘紙錄之尙得數篇慮其不久又私刊之及愚知而工已竣矣自念衰朽若輩不能久聞緒論舐犢私懷不得已而仍之焉　大雅君子恕其僭妄爲幸止唐書時年七十有八

問天地曰天地一氣而已宰氣者理理氣之全者惟人知人則知天地也故止須從五倫之理一一從心而謹其微善其動果然心心恊理事事合道天地卽在吾身不必求諸高遠也

問人身藐然耳何以萬物皆備則必明天地之理然後知人身之理何以云不求諸高遠曰然非也人身安能如天地之廣大祇因天地止一太極在人爲性能盡其性則天地位萬物育藴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孟子言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天不在蒼蒼之表而在耳目之前但能存養功至則無心非天理卽爲盡性性定而天地非大吾身非小自古聖人所以配天地也若徒以形迹求則聖人不能不男女而處不宮室而居不飲食而生與庸衆何異

問人之靈於萬物者心也而子言心非性何耶曰心在先天卽性在後天不盡性予屢言之矣先天者未生之前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得天地之性而後爲人後天旣生以後也氣質具而陰

陽雜理之純不敵其氣之累而人心道心乃分先儒知人心道心而不知其原是以謂心卽性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而文王以坎離代乾坤純陽爲性純陰爲命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之先天所以性皆善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互宅而生者必化化者乃生人之後天所以性相近而必待學以復性也生安學利困勉皆由氣質淸濁而分非得天之初便是相遠若但以心爲性後天之陰滓不除卽先天之本體難復夫子所以言克己孟子所以言養氣也

問先儒言氣粗而理精故止言集義生氣今謂養氣乃不動心豈粗者反足制精者乎曰氣之形形色色著於事物者固多粗也而其實天地止是一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氣卽是理不

可强分無聲無臭者實凡有形色者所由始至虛也而亦至實故曰誠也誠故不息而孟子則名之曰浩然至大至剛所謂大哉乾元剛健中正也然苟不知其本於剛大二字彷彿求之則有不宜剛而剛自謂大而實非大者矣故前人又言虛無一氣虛無者氣之體剛大者氣之用也此處不明則以心之憧憧往來者爲性力求其靜而不能靜即强制其心久久若虛靜矣及事變當前萬理瞀惑修齊治平多不克一以貫之予所以反覆而爭辨也

問虛無寂滅前人所斥爲異端也子獨以此言存養之功亦有說乎曰難制者心也觸而即動動而易妄必以性鎮之性何象乎收已放之心入虛靈之舍委志虛無一念不起所謂未發之

中也養之至靜極於至虛至無豈特無心之迹亦復無性之名
是則所謂寂也而凡畔援欣羨皆滅是故虛無寂滅者存養之
極致耳自前人斥四字爲妄而以治心爲學了空空之心實無
復性之學僧流然儒者亦然而令後世力治其心卒不可治於
是任其心而無可如何安得不明辨之也

問天下古今許多事業乃第以虛無寂滅爲敎何以治世曰然
非也中庸言致中和中者和之本也得天下之大本乃能行天
下之達道虛無寂滅存養時必如此而後心靜靜而後性來復
初學之性至微也存養久而性有諸己涵養充實久而有光輝
又久而化化而神祇此一氣之變化實祇此一性之彌綸曁乎心
之陰滓盡除性之本體神化萬事萬理一以貫之不動心不踰

矩率是道也不然但守空空之心未復乾元之性僧流所以不能理物先儒所以流爲迂疎安可不詳辨而力行之

問虛無淸淨乃存養之極功四子五經何以不言也曰聖人語言因人因事因時救俗之流弊明理之是非語殊而義一不可拘文牽義以彼疑此語此廢彼唐虞言德湯始言性傅說始言學大學言心中庸言性孔子言禮孟子言仁義何嘗一致而其理則無殊三代後禮樂不備程朱兢兢以禮法敎人非時王之制所以來僞學之禁我　朝仁育義正一本中正之道化成天下而禮從宜使從俗不拘拘限以一概即僧羽之徒藉以生養窮民聽其言禪言元修養心性日安化宇並生並育直與天地同流至儒生從事文詞以四子爲宗去取賢儁無非欲人習孔

孟之書行孔孟之事入爲孝子出爲忠臣而傳之既久但求尋工以弋科名罕能實踐非竟賢智之無人也有志者讀聖賢書欲爲完人奈私心妄想難以克治外物紛華得而奪之若非有復性之功存其心養其性馴至於定靜安之境則見異思遷觸物而動天理不敵其人欲安能卓然不惑肫然忠孝所以存養之功乃爲學之本但如何存如何養若用力强制此心治之愈嚴其妄彌甚必委志虛無得受中之地而安止焉一念不起萬象渾忘入之性復其體心妙其用則中和在我應萬事而有餘即輔造化而非不足堯之安安舜之允塞文之緝熙孔之皜皜孟之不動心胥是道也至於穆穆皇皇淵淵浩浩皆此一性之蘊蓄彌綸放乎六合實近在方寸先儒之敬也靜也誠也不由

此而幾雖欲敬而肆怠乘之欲靜而多途擾之欲誠而僞妄入之由於養其中者不熟卽騖於外者不乏也惟知虛無淸淨卽純一之意並非蔑倫常廢事物則學聖之功更不必學佛亦如愚言聖賢卽神仙知之則但爲聖賢而神仙已是不必更外求神仙此乃明其是者以袪其非並非敎人學佛也安得明者而共言之

問然則佛亦同於聖學乎曰然何以學佛者皆妄也曰學佛者不知天地古今止此心性倫常之理而妄想變化飛昇長生久世僧流又多方以誤之是以愚妄日繁夢金人迎佛骨捨身求福其弊總由淺視倫常謂此外別有神奇不思天地愛人作之君師無非欲其共慶安全同盡天理人人皆有天理人人能盡

人道則天心可通神明可壽聖可也佛可也全而受者全而歸不愧不怍何入而不自得佛生西域其民悍化之以慈其民愚化之以慧貪淫好殺化之以清淨慈悲與吾道聖人心理無二中華自羲農以來聖王遞興禮樂文章咸備奈何舍此而他求即佛亦應不許之矣

問然則其廢人倫何也曰釋迦如來未嘗廢人倫也妻曰耶輸陀子曰摩睺羅十八歲生子二十於檀特山養靜十二年歸聚年八十二而終廢人倫者夷俗也佛之後更無似佛者故不能盡化其俗興禮樂以比於中華今天下道一風同矣而荒裔之俗依然無有人倫聖人之教鞭長莫及實無奈何若中華僧徒之廢人倫則以養鰥寡孤獨無告之民亦由貧富不齊施濟難

博藉此安全之耳然窮民甚多既入空門飽煖逸居任其所爲奚可長久是以前代高僧爲之立法不許還俗不許葷酒婚娶但習爲靜坐課誦經典外淸規者逐之畔其師者罪之然後能安淡泊久而不懈其有士大夫等困於遭逢厭於塵累中年爲僧者亦聽之然其必孝養父母忠敬君王恪遵禮敎固與凡人無異故有爲僧不養父母而遭雷擊者矣有不守王章而被誅戮者矣若史傳所載愚平生見聞所及不勝枚舉佛何嘗以廢人倫導民亦何嘗有廢倫常而猶可爲人之理此須當博觀古今細詳情事以求之不可隨聲附和也

問如子之言僧流之靜養不亦同於儒學乎何以朝廷不用之也曰非然也西方之習於佛敎其來已久非有聖人難遽變其

俗若中華之僧徒靜坐收心藉養生命原屬前人不得已之苦心其靜養也第養虛靈之心而已至窮理盡性始終本末之功固未之知彼既髡首棄家即有明智之才又安得從而用之佛之明心見性即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吾儒久已有傳授又何必更向佛求之考佛自秦使伊存口授以來始得佛語漢明帝又得四十二章經然其修養之法無傳至梁武帝時達摩入中國居少室山面壁始示人以了性之學其時親炙之者本末功夫一嘗聞之而再傳以後失眞僅存六祖壇經僧流據爲養性之法不知後天知覺運動之心非先天純一不已之性也然常存此心果然一念不起雖未復乾元之眞性亦可免嗜慾之戕賊故歷代緇流超然頓悟者亦復不少周濂溪得此法

於海巖和尚而授之二程由是儒家謂養空空之心卽全穆穆之性而氣質之疵未除斯誠一之道難盡卽自謂明哲施之修己治人往往不無遺憾豈知孔孟皆言修身爲本若正心修身猶不能齊治均平決無是理由不解孔子修己以敬如何便安百姓之故此數千年聖學興替關頭吾嘗反復而力辨之今若更不詳求其義則言理學者拘墟談事功者虛偽競才華者放浪務神奇者妖妄其爲世界人心風俗之害非一端而已也愚豈好辨哉

問佛言空儒言誠子比而同之何也曰道存於無聲無臭之表而貫徹乎萬事萬物之間故曰形色天性也人心之靈通乎造化而其所以通者性也性心之主心性之用心非性不誠性非

心不靈全乎性之本體者與天合德而心之靈莫非理之著任其心之所爲者與禽獸鄰而性之誠牿於欲之賊故學聖者必先復性性何以復必先存養以淸其源動察以謹其幾而靜者動之本也靜之至而無聲無臭者與天地之體同泛應曲當者與天地之用一則空者未嘗不誠誠者未嘗不空中庸言費而隱微之顯固合乎動靜本末而言之佛言眞空不空妙有不有亦非以空諸色相爲廢人倫謂不爲形色所累焉耳虛其心以應萬物誠其事以盡人倫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非深造自得何以知之

問西方有活佛然歟否歟曰然此天心之所不得已也彼蒼仁愛赤子莫不欲其得所而外夷無聖人之敎遂至淪於禽獸釋

迦文佛天亶之聰化民以義而其後難繼中華禮樂之教不能
遽及於是天特生一知覺獨異之人爲之君長使民以爲佛之
靈不朽也而羣相欽服之今之達賴喇嘛班禪佛皆是其人亦
不盡智慧也獨能記憶前生言動異常
國家藉以羈縻諸戎西陲以靖其民以出家爲貴生數子不過
留一二人守業餘卽出家誦經禮佛有專志者亦能通諸妙慧
化導民人至於吞刀吐火變化神奇彼皆不屑其謂三乘猶言
三等也明心見性爲上乘講經說法爲中乘一切術數爲下乘
與吾道未嘗有異今西域咸歸版圖見聞所熟故能知之前人
未嘗涉獵史家亦然又恐涉於神怪但記風土是以益增妄誕
也

問何謂頑空曰理原於於穆之表而貫徹乎萬事萬物之間静養其源必致虚守一以復其性性復而後渾然天理無貳無雜者與天同由是著於百爲事事各得其理非一味空虚不管天地民物也後世禪家以心爲性因欲强制其心使之不動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并人倫日用毫不用心因心一動便多妄也即守心之久至於虚明御止是陰神用事修齊治平[illegible]無可用此謂頑空

問空與元有異乎曰無異也道至平常而實至神奇惟其神奇之妙即寓於平常之中所以爲中庸誠之至極而元妙存乎其中元妙無可名言而空在其中道言元佛言空言至誠之妙耳徵論文王之穆穆通於帝謂孔子之下學知我其天即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貞一不貳精誠所感而天地鬼神應之矣況聖人之萬善咸歸與天合德者乎僧羽廢人事以鳴高所謂元空者非儒生鶩紛華以爲學所謂誠身者亦妄也

問道家言精氣神不言心性何也曰然非也第言心性道心人心一心而有二名此其故愚屢言之矣僧流以後天之心爲性道流言精氣神亦不知先後天之分故以延年駐世神奇變化爲務而不知其非本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雖受氣父母實秉天地之正理而始爲人其時精氣神渾然無形一太極而已及既生以後氣質重而七情生精氣神之原於天者雜於陰滓故精氣神之在先天者可通乎天地在後天者第保其形骸前人有言神非思慮之神乃純一不已之神氣非口鼻呼吸之氣乃

太和元氣精非男女交感之精乃二五之精其義當矣精氣神之在先天者養之而聖在後天者養之而亦壽但求長年必不能達乎天命之原周知萬物之理故知先天之精氣神而心性之理乃得其正矣

問子言聖賢卽神仙何故曰謂聖賢之外有神仙人之妄不息也知聖賢卽神仙則但爲聖賢而已足此截斷若輩後路然亦理之自然非臆說也三代以上何以無神仙之名禮樂備而學術隆人多從事於大學之道賢俊輩出民有嚮方也周衰鄒衍之徒倡爲邪說羨門子高輩始言有不死之人秦皇漢武狂迷尤甚而劉向爲之傳后蒼爲之圖傳及後世遂以爲世誠有神仙矣不知隱德之士忘名自晦兼能葆神養氣多歷年所乃儒

修之常耳流俗不知則以爲神仙如黃石公浮邱伯河上翁皆世所謂神仙者張良不能盡黃石之學浮邱伯傳魯詩於申公培河上翁授易於漢文帝蓋皆孔門遺裔不傳其名姓遂以爲仙豈知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然志士亦能然孔門不書丈人之名接輿晨門均無可考毋乃悉神仙乎如梅福掛冠而遯不過潔身之士遂云仙去而歷代僧羽之明者凡與士大夫言未嘗不以修身治世爲務亦可知神仙不外聖賢而朱子以陳希夷爲隱士又以邵康節爲神仙其見不免騎牆此人所以惑也

問聖賢卽神仙矣而歷代仙蹟甚多聖賢無之何耶曰然非也聖人道備德全受天眷命或爲君相師儒或爲藝術百家皆因

其人之自爲而因以命之如孔子不得志天即以爲師表三代下或隱於山或隱於市苟能修身立命利濟爲心其生不虛其沒有靈於是有已死而復易形在世有及身而捍災患留蹟不朽者矣如呂純陽之題咏達摩之留形天后之著靈海表關聖之護國救民皆其平生正氣常伸形死而神猶生若及身而著神異亦道德中自然之功效若神禹治水旌陽伏怪即孔門子羽亦能斬蛟皆爲護國佑民而然非以此表異俗世不察則偶得一術即妄作聰明小則禍身大則禍人世固無不忠不孝之神仙亦安有矜奇立怪之賢聖此最當明辨而糾正之也

問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五等流傳久矣皆非歟曰天仙者與天爲徒若在帝左右者也地仙者留形住世若長年駐顏者

也神仙者人死而神不朽時或顯迹救世人仙者道全於身可以前知隨方敎化鬼仙者有善而未能純亦有靈爽爲山川社稷之分司要其平生總不越乎仁義倫常但純駁不同非外此別有神奇之道也

問然則其流爲異端何也曰師傳之謬法戒之弛而官吏罕糾正之也人生得天之理以爲性秉氣化以成形有生之始所秉於祖宗父母及二氣之純駁不同因有清濁智愚之分迨有生以後親師敎訓者不端志日漓氣日昏至於嗜慾已開見聞駁雜習染荒悖其弊遂不可勝窮中華僧道皆窮民無告藉空門以養生既幸得所矣而飽煖逸居無有敎化必近於禽獸苟非賢師友自少約束裁成之安能不免於悖妄且戒錄惟大叢林

有之其餘寺觀多無清規亦不知所謂修養雖名爲僧實與齊民共市利差徭之事官吏騷擾士民侵侮又有宵小煽誘卽稍知自愛者亦爲所困矣其不肖者敗壞寺產無所不爲甚則習爲邪術惑衆斂錢一旦發覺罹於刑誅人曰佛老本異端所以藏奸也而於是靜坐有禁經戒俱非豈知其致此之由哉昔程伊川見禪徒飯食曰此三代禮樂之遺又見佛必拜門人曰先生平日不信佛何以拜之曰此亦當世之賢者蓋是者不可以爲非猶非者不可以爲是司馬溫公曰其高者不出吾道之範圍其誕者吾不之信也誠知其本始不異於聖賢流失乃趨於邪妄則必有所以糾正之維持之使各安於清規無或悖於禮法又爲擇賢師督率之禁吏胥騷擾之戒士民侵侮之其品優

學粹者則表異之放浪不法者則罪逐之彼得安其生樂其道感上之彰癉而相勉於爲善其不可爲安養窮民之一法乎

問中華之脩道如斯可矣外裔將奈何曰善哉問也中華自羲農以來神聖疊興禮樂明備然且不久而姦宄叢生況外域之遠萬國之衆風土人情語言嗜好有萬萬不能一致者天心仁愛斯民亦嘗篤生賢俊爲之君長乃能緜緜延延以致於今第天工必資人亮天不能恆產異人人必當善體天心栽成輔相以左右民君親師三人安能以辭其責哉我

朝廣大如天四海內外莫不尊親其有梗化者不過十分之一耳使大小官吏咸知聖賢之學推廣

朝廷之意漸摩善敎久久自能變化卽如唐虞三代盛時聲名

洋溢施及遠矣而滇黔楚蜀積久尚屬蠻荒今則同爲樂土古聖人隨處皆能教民成化成邑成聚成都大舜然箕子泰伯亦然使孔子果浮海居夷卽夷海之聖君矣六合遼濶人類繁多疆域所限君子亦無如何惟幸生中土親炙

聖化服習詩書恪守前聖之遺隨所居遊成己及物庶無忝於覆載吾所以辨佛老之眞者欲人知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不可以流失之謬咎其本初誠體道於身而得其至正則是非自明舍心性倫常不得爲聖人又安得爲佛老也

問三教之本原一也而佛老之書多荒怪聖賢之言咸切實何歟曰然非也天人性命之學必明師親授非文字所能傳惟傳者罕眞不知而作者得其一端昧其全體狃於俗見喜爲大言

故書籍日繁至理日晦僧羽之徒自誤更以誤人影響剽竊肆爲猖狂妄誕之談既惑庸眾又復著書不知道貴實踐不在語言道之祕者不可顯言前人多擬議譬喻如人身太極之所佛則曰空虛藏如來藏安樂國不動道場淨土蓮臺不一而足也道則曰元牝土釜丹鑪黃金鼎紫雲房亦不一其名一性也而曰舍利金丹金剛身鐵羅漢長生藥還魂丹儒言穆穆淵淵浩浩江漢秋陽上律下襲皆身中自然之理觀者弗知生許多邪妄尤可笑者煉石補天黃土摶人月中丹桂日中金烏牛女渡河點石成金文人且作典故用矣至誤如採陰補陽流爲房中之術金丹卻老爲亡身殞命之端以借喻之言爲實有之理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豈特如楊墨哉抑思道乃天之所以爲天卽

人之所以爲人孔子之言具在無他奇也而中庸言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謂以其功用言之然子思作中庸時孔子道猶未顯也何以如此推尊凡若此等以爲切實則誠切實以爲奇誕亦未必不奇誕要惟萬物皆備於我全而受者全而歸則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此義人人能言之奈何不能實踐之故書籍所傳必深造自得而後能辨不然則是者固莫知其是非者遂不覺效其非矣

問道止一性而法術多途且多民生不可少者何耶曰性爲萬理之原聖人無不通術數者而不專任術數以誠正修齊爲務道備德全實止完全一性字至一切法術善用之以宜民則修己治人無處不可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豈易驅也至若

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一切有益於民生者何一非聖賢所留遺特必以道德爲基無其本而徒事其末則誤己誤人非其倡之者過也

問至誠前知信乎曰愚於四子恆解已言之矣聖人不貴前知以作狂作聖分於一念天下無印板之事安有印板之聖賢老子世所謂神仙之祖也而其言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聖人之意可見矣元會運世之說所以無取焉

問前知聖人不貴而卜筮專示吉凶且多預兆將來之事中庸言至誠前知孔廟張白懷璧一事朱子曰似聖人善射覆者然大奇近人有並此而不信者其是非得失可得聞歟曰至誠可

以前知者理極其精氣數不能外也龜蓍一物耳何能前知人至誠而鬼神憑之借以示人其善者可益勉於善其惡者可自悔其惡大易一書言吉凶悔吝聖人欲人知吉凶生於善惡爲善去惡以合天心非欲人事事求福利也凡卜筮星相占候之法皆當知此意其人平居心術品行可取而偶逢災患求諸神明則雖術藝卑者亦往往響應其人之不肖者而忽罹憂患求諸神明雖術數精者亦往往不驗蓋神明借其術以告人非人所能持權也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君子問禍不問福正恐行誼不當決諸神明非舍人事而聽命於鬼神也夫子譏臧文仲居蔡即是此義蓋人事千變萬化惟一理以宰之但理不易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惟大人弗爲易曰精義入神神者

義之極精也凡人不能決其是非必決諸卜筮而聖人德造其極與天爲徒則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龜蓍亦効其靈常人不能然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人亦每多誤解有兩事於此一理之所當爲一理所不當爲則爲其當爲者此不必疑也若兩事皆義所當爲而孰緩孰急孰宜孰否未能了然則決之於卜筮此乃決疑之道也五經之外別爲五緯乃孔門弟子慮後世不能尊信聖人之書而演爲此說使人知聖學可以知來如孔廟張白懷璧一事亦子貢等所留以光聖人偶一爲之爲大道興廢而然世道人心所繫固無害也朱子不言其意而儒者遂以神怪例之斥而不錄亦殊孟浪然則前知亦聖人之常耳而龍蔡禍周亦符啟漢又若天早定之者何故曰龍漦之事半屬

荒謬龍類至多惟神龍得至陽之精能潛能飛能大能小其餘蛟鼉蛇魚之屬皆可化龍多不成真轉爲妖孽龍何以降庭又何以流沫而夏后何以遽藏之經商周無數聖王何以不毀棄之使至於周室敗國禍家由女子小人者多矣何以必藉龍漦而産褒姒使幽王不寵褒姒伊又何從而爲禍其不經已甚至若胡亥亡秦赤符啟漢蓋亦術數之士游戲所爲蓋必以聖賢之學爲平平無奇人將輕視若以聖賢之學爲至神至奇人更不行故有德之士及術藝之明者時出一二端以見吾道中原有是億中之術如孔子殿秦誓於周書淖方成唾禍水於飛燕人品不同其以理定數不甚相遠苟專以前知爲奇則天地人遂成印板故當明辨之也

問老子爲孔子師子屢言之然衆惑不解可詳言之歟曰老子
隱德之士因長年駐世屢易姓名葛洪眞誥記云在黃帝時爲
廣成子堯時爲務光子在殷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其言浩
瀚然太史公去老子不遠而其作老子傳云或曰周太史儋老
萊子莫知其然否篇末云老子深遠矣則老子乃隱士潛見不
常是以後人莫得其實家語載孔子問禮於老聃稱爲猶龍而
莊子所記老子告孔子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出乎地此數言明陰陽互爲其根之義在天地則先天後天
所以分在人身則人心道心所以異故夫子極稱贊之不然使
但問禮而已周禮盡在王府魯備六代禮樂孔子亦嘗考之老
子第卽故府所藏啟櫝相示夫子亦第考其同異何至遂贊爲

猶龍周易六爻取象於龍潛德而隱故曰猶龍耳後人莫得其解自莊列之徒侈言曼語托於恍惚之說令人靡可捉摸晉人益肆清談影響元妙習爲頹波至後言法術言金丹隕身惑世變化飛昇之術房中詭怪之行流害不淺兼道德經所謂儒者誤解於是鑪火幻技悉歸諸老子而異端之祖受其誣妄矣自古聖賢經孔子論定無不表揚惟老子經孔子稱贊而不足取信於文士朱子初註論語亦以老彭爲老子嗣因異端所托易爲商賢大夫然商賢大夫爲錢鏗卽守藏吏之老子非二人也孔子生知安行止是倫常日用當然之事知之卽能行之至天人性命究極乎精微馴企乎神化非聖人之師豈能遂知禮記曾子問言孔子從老聃助祭於巷黨吾聞諸老聃不一而足老

子且呼其名若非實嘗從學豈有遽呼其名之禮史記言孔子問禮於老聃歸而門人日益進考之記載孔子二十一歲喪母二十三歲適周問禮二十五歲而歸其將適周也謂南宮敬叔曰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是夫子明明師老子之證夫聖人之大也惟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以老子爲孔子師何益於老子亦豈有損於孔子而令天下後世謂聖人之學不俟聖人之師誘於天定其誤來學豈少乎項橐七歲爲孔子師項橐生平無所考而後世信之亦未嘗以項橐爲優於孔子也韓詩外傳記子夏之言曰仲尼師老聃文心雕龍曰鬻爲文友李實孔師自唐以來未有異詞韓文公始言師老子者樂其誕而自小夫三人行必有我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乃以後世異學托於老子遂信爲眞不亦傎乎白樂天詩云玄元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靑天固已畧知其槪若再不辨明令邪妄之輩托於老子自謂神奇實乖正道其流毒安窮惟知老子亦聖人之徒而後世言神仙金丹採補諸邪說皆名敎所不容老子有靈必不輕恕況有不干天怒而攖王法者乎要知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外心性倫常卽爲異學老子之子李宗仕魏爲將封於段干未嘗廢絕人倫羽流不得娶妻始於宋太祖故出家求道原非古有使老子廢人倫而談道德夫子豈能稱之愚嘗謂僧道可闢佛老不可闢以其皆有人倫也以佛老爲別有神奇則必外聖賢而務爲荒誕是以不得不明其眞而截其流乃或以愚爲援儒入墨其亦誤

矣

問諺云一法一訣亦可成眞信乎曰然也解者誤也以德言之如忠孝仁義誠厚謙讓果行之至誠且久亦可感天地而動鬼神以藝言之醫卜百工造於精微專以濟人利物心行之至誠且久亦可以卓然信今傳後

問儒以佛老爲甚於楊墨兼愛也爲我也信乎曰此不得其實之言也以佛之慈悲廣大爲兼愛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之老安少懷悲天憫人亦兼愛乎以學道者之修養爲爲我吾儒之修其在己明哲保身亦爲我乎學佛老者影響支離流爲邪妄學儒者貌合神離不知修己鄭板橋云秀才駡和尚和尚亦駡秀才此之謂也司馬温公言佛之高者不出吾道之範圍

其誕者吾不之信斯爲持平之論
問子以取坎塡離爲克己復禮何義曰善哉問也此千古聖學之源而異端邪說之所托也乾坤爲老父母純陽純陰人秉天地之靈而生乾性也坤命也性命渾然爲太極先天得乾坤之正氣亦渾然無形而爲太極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及氣質既具七情以生情梏其性而嬰兒無知已貪嗜味發嗔忿已非全性故不失其赤子之性非謂既生之嬰孩也乾下交於坤而陰中有陽爲坎坤上交於乾而陽中有陰爲離離者人心也心含陰滓與生俱來故孔子不曰私而曰己禮者天理之著不言理而言禮以天理節文言之乃該得內外工夫也聖人教人克己復禮存其有覺之心養其虛明之性心易放而難持克之愈力其

紛愈甚故必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其本體實無聲無臭故曰虛無元氣人身五官百骸皆一氣所成而虛無元氣則理之元而性之實也浩然以其功用之大而言儒者不知則高者以剛正不屈爲浩然卑者且以剛躁很勇爲浩然矣養氣者必得先天神氣所聚之地而養之天地之中道義之門而老子所謂元牝佛所謂虛空藏也其名甚多難以枚舉此竅天地人所共聖人亦不敢明言而人多誤認遂生出許多異端得其地而養氣卽爲養性大學言知止中庸言致中易言艮止書言安汝止皆是也伏羲八卦乾南坤北而文王以坎離代之在天則日月爲天地之大功用在人則心情爲萬事之所由理第情不盡性性定者以性宰情有覺之心皆爲虛明之性孔子所以從心所欲

而不踰矩孟子所以不動心而知言取坎中之眞陽點化離中之眞陰返還乾坤本體所謂復性復禮也喻曰七返九還七火之成數九金之成數先天眞性秉乎乾元乾爲金故曰金丹返還先天曰還丹坎男離女水火而已水火合而成紫曰紫

金丹水火相交曰坎離交媾異端謅爲金丹也採補也鍊五金八石以爲丹服之者死採少女以補男陽行之者誅號曰龍虎木爲火之父金爲水之母金木者水火之性情也青龍白虎木火金水如斯鉛者坎陽汞者離陰汞性飛走得鉛則定心本易浮得性而安此義不明微特學聖者莫得其嚮方且使一切邪妄藉此惑世誣民故愚屢辨先天後天之義焉先天後天其源出於天地其象備於羲文其本實由圖書程朱知尊信之

而儒者多鄙斥之遂使人以心爲性任其心之所爲往往悖道多其說以誤人莫知克復安得不明辨而力行之也

問佛言大廣大大慈悲大方便大淸淨大柔和何義曰此先聖之緒言而入德之初基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責己而不責人力行之久馴至於物我兩忘無所不容則廣大之至矣愛由親始强恕而行力行之久馴至於仁民愛物恫瘝在抱則慈悲之至矣勇於行義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行之久馴至於樂善不倦倫誼曲全則方便之至矣淸淨者非道非義千駟萬鍾弗顧惟知樂善修身力行之久有天下而不與可也和而言柔者柔其意氣以下人乃能不矜己不傲物溫恭和順力行之久馴至於無侮無拂邦家必達則柔和之至矣凡若此者內化其

氣質之私外以循乎天理之正而實吾道仁義中之節目而已

問誦經拜佛茹素非異端乎曰僧羽出家安飽而無所事事是以令其誦經禮拜日有所課收其邪心妄想以安淡泊常人奚用此焉茹素者亦以清其心而儉其用常人有大事及祭祀自審神氣昏濁節口腹以養其清明未爲不可若謂不飲酒不茹暈遂爲善事則愚莊子載孔子對顏子曰齋心齋之說本無語弊世人以時文忌用心齋之語並不信孔子之言則非且西方活佛酥酪爲常歷代高僧酒肉不禁葢誠養其本體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原非暈酒所能昏垢庸俗名利薰心嗜欲攻取不一其途有保身節慾者茹素以清心戒殺以廣慈亦未爲不可無庸混而一之偏而執之也

問道言不死之藥及鼎鑪火候等名何謂曰先天一氣渾然粹然者是氣卽是理中庸所謂上天之載也人得此理於天全而受者全而歸形骸有盡神明無盡則爲長生喻氣爲藥喻神爲火以神養氣卽以火煉藥渾然虛靜一念不生爲文火念偶動而閑存爲武火其克復之時火候亦然鼎鑪則性命竅妙之地也要之盡性立命必有師傳非文字所能宣子思故曰達天德者乃知孟子亦曰難言也

問禮樂法度曰此非庶人所敢議亦不必議也遵一王之制合乎天理人情物則之宜則今猶古也若區區援据禮經彼此拘牽析之愈精施之日用無當亦奚取焉

問然則工夫從何處入手曰四書論語開端第一句便言時習

所習者何大學首言明德也明德者何中庸首句所云天命之性也性者何孟子首章所謂仁義也時習者習此而已習之之法如何中庸首章所謂致中和也靜而養其未發之中葆明德之本體仁也動而當於天理之和爲明德之大用義也仁義由心而發靜必一念不起乃爲仁動必事事合理乃爲義但人心私妄甚多易動而難持故當愼動日用倫常言行動靜之事四子六經詳言之歷代名儒條分縷析發明之初學難以遍覽能即四子書身體力行則義已無餘如言忠信行篤敬可以寡過矣存忠恕心行仁義事敬靜該乎其中終身亦無不宜矣

問道如是其易乎曰不可視爲難然不得以爲易也若有奇異即非中庸理雖中庸又實神妙必一一實體之於身心以誠以

敬以不惑死而後已深造自得毋徒求諸言語文字也
問子言美矣盡矣更願聞其至要曰道在五倫臣盡忠子盡孝
父母修身寡過敎子以義方兄愛弟弟敬兄朋友忠信夫妻諧
和而相勉以德果能如是便是聖賢但心不正意不誠則不能
各盡其道所以要存心養性心本靈動要養之使常靜定靜定
之法道曰立佛曰禪儒曰致中也常令此心靜定一有念頭動
時必省察是非是則可想非則斬除孔子所謂克己佛道稱爲
慧劍理正矣以誠心行之久久言行心術俱正俱誠便是聖人
近時學道者不知從倫常實踐不知存心養性如何便是事天
惑於邪說妄想成仙成佛變化飛昇否則求奇術至於廢人倫
壞心術或長齋或絕夫妻或棄父母子女入山入林徧走天涯

究竟一無所得到頭悔之晩矣

問天地之理始於數天一地二等是也子嘗盛推圖書而又不言數何耶曰圖書著五行生成之理以前民用其精微則天人合一性命顚倒克己復禮之功皆寓其中前人止於言數歐陽公所以不信之而遂因此不信繫辭亦爲鹵莽夫天地一氣而已原氣之所由始莫測其端倪迹氣之所由終莫窺其變化而其實祇一理而已理存於無聲無臭之表所謂虛無者也理貫乎萬事萬物之中所謂至誠者也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即象數以窮理理精而象數皆精執象數以言理理粗而象數亦粗周易一書理氣象數備矣然象數豈止如易所云特理氣不越乎此耳世俗第知術數可以測休咎不

知休咎必由乎人心果能正其心修其身則術數皆爲末節矣

問易夏首連山殷始歸藏何義周何以易之耶曰愚周易恆解已言之矣艮成始而成終在天地爲消長生化之原在人身爲安止時行之理坤元萬物之母而乾性所藏元命所胎禹湯豈無故而首此文王則以爲陰陽五行是生萬物然皆天地自然之功用故首乾坤而繫辭第一章則孔子所以明文王首乾坤之義也惜前人不得其解

問聖人高矣至矣千古難之而子易言何耶曰豈特愚以爲易哉孔子云及其知之一成功一困勉次於生知不學乃爲下者孟子云人皆可爲堯舜葢凡人皆得天地之理則凡人皆可以合天人禽相去幾希君子存之自舜至孔孟皆是則聖人乃成

爲人耳聖人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無論窮達顯晦皆能成己成人非學至聖人遂一定爲帝王後世以學聖人爲忌諱如中庸博厚高明悠久之屬皆謂天子之事不知中庸以孔子爲法孔子何嘗作天子朱註錯解大德受命遂增多少妄說愚於中庸已詳之又禮經言儀度太嚴密人更以聖爲難學不知孔子所行乃周家一王之制使生於今日豈猶生今反古必循周禮乎聖人隨時處中必遵王制但世俗所尙厖寬可從拜上不可從耳周官周禮大經大法後世不能出其範圍若儀文制度隨時變通豈容拘泥古法儀禮一書漢人撮拾之詞前人執以爲聖人所作致諸儒拘牽聚訟不達時勢不近人情豈非不善讀書之咎哉然則學聖奈何曰存其心養其性以忠恕之心行

仁義之事而已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便可如舜夫愛人敬人豈人所不能哉不肯爲耳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愛敬二字行之至誠事君忠交友信家庭之間不待言矣道豈遠乎術豈多乎

問愛親敬長之人世不乏矣何以不得爲聖曰其所謂愛敬者非愛敬也徇私而已愛敬其親者必諭親於道一毫非禮非義惟恐親或蹈之必致其親於聖人而後已故曰不誠乎身不能事其親也事君亦然推之兄弟夫婦朋友無不以仁以禮至誠行之故愛敬達於天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否則如世俗名利紛華嗜欲悖亂父子相承兄弟相襲朋友黨同至於妻子亦以從命爲恭濟惡爲務世敎之非變故之來皆由乎此不可不明

辨也

問後世文字之學甚重孔孟不言何也曰文以載道亦何可輕古人六藝自幼服習故不必言非廢之也孔子曰文莫猶人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知人論世曷嘗不言但必以躬行實踐爲要耳然則文字科舉何以罕遇聖人曰選舉之法多途非得人以行未有無弊者豈獨文字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禮記言之含此三者固無得士之法第先必有君相之培養師友之陶成如周家六德六行六藝人人習之非此不舉而又需以時日愼其選建斯可多才耳

問文德武功相輔如子言有文而無武可乎曰非也禮樂兵刑相爲表裏詩書言之已詳至武勇一事亦儒者事孔門冉有用

矛樊遲遹溝子羽斬蛟孔子亦言我戰則克當時周道雖衰禮法猶在射以觀德田以講武寓兵於農仁者有勇固非專工誦法並無技藝也又況道德果全則虛已下賢廣羅英俊安坐而指揮之良平頗牧無不効命亦不必自我而親其事也

問佛老亦有如斯者乎曰然世傳太子射九重鐵鼓達摩居少林寺示人以武技蓋凡道德之士文經武緯必求其全非高談性命鄙薄術數空空守一心之靈自以爲聖學而已

問子之書多反前人今乃知所以矯其失明其正而非好爲議論也曰唯唯非愚之所敢當也第幸生

聖朝沐浴教澤又中外一家得以遍觀外域之事且門人等惟求名利鮮踐倫常語以聖人則驚訝之事功則緩置之心性則

迂曲之讀書則是非莫辨說理則言行不符用私心太息以愚拙之見爲不急之談隨答問而演成篇册然內問實毫無所得知不免於有識之非笑後世之指摘第兒子輩業經災梨亦不得而煨燼之矣大雅君子幸而教之

拾餘四種卷下終